

最终幻想 XIII

官方小说前传（下）

Episode Zero —Promise—

原案：鸟山求／渡边大祐 作者：映岛巡 翻译：夜蓝



Episode Zero —Promise—

零章 · 承诺（下）

睡神扫书
微信搜索公众号
家用娱乐游戏机怀旧周刊

原案：鸟山求/渡边大祐　作者：映岛巡
翻译：夜蓝、YULA、清雨

目录

第四话
STRANGER（异邦）……004

第五话
SEARCH（搜索）……054

第六话
PRESENT（礼物）……106

第七话
TOMORROW（未来）……122

睡神扫书
微信搜索公众号
家用娱乐游戏机怀旧周刊

人物介绍

香草：

在波达姆的异迹中，与芳一同苏醒的少女。与芳不同的是，她的性格温柔，不想伤害他人。

芳：

与香草一同变成水晶进入长眠的下界路希。她失去了有关过去的重要记忆，并对茧有着强烈的敌意。

雷格迪：

隶属于警备军广域即应旅团的上尉。性格极为直率的男人，非常支持瑞恩斯的想法和抱负。

瑞恩斯：

警备军广域即应旅团的司令官，是一个有着极强领导能力和包容力的人。

戴斯利：

统治茧之社会的圣府的代表。总是面带着笑容的他，实际上将茧中的居民视为一群家畜。

第四话

STRANGER（异邦）

CHAPTER 01

一夜都没有睡好，做了好多个梦，还哭了几次。而且记忆仍然十分混乱不清，什么也回想不起来。

“香草。”感觉有人在呼唤自己，于是急忙睁开眼睛。

“芳？”

大概是错觉，或者只是梦境的延续吧，不过本应睡在自己身边的芳不见了。

“芳，你在哪儿？”

香草急忙站起身来，巡视周围的情况。为什么每当新的一天开始，自己都会觉得十分不安呢？

来到走廊，继续呼唤芳的名字。声音不用太大，宽阔的楼梯井会自动将声音和其他响动放大好几倍。果然，回应随即从下方传来了。

跑下楼梯，跳上升降机。已经知道芳所在的方位，香草毫不犹豫地穿过走廊，朝那个地方快步跑去。

能够感到有风抚过脸颊。黎明前的凉爽空气从入口处徐徐地吹来，外面仍是一片昏暗。

“怎么了？”

在香草呼唤之前，芳先转过身来。

“没怎么。”

虽然想要询问芳刚才正在做什么，不过香草并没有这么做。她只是沉默着，站到了芳的身边。在这里能够看到大海，能够看到天空，就是看不到地平线。

“真是奇怪的天空。”

芳抬头仰望昏暗的天空，就像苏醒之后的第一天那样。来到外

面之后，芳先是抬头仰望天空。

“呼吸好像有些不畅。那是什么，看上去像是头顶上的都市。”

茧是一个球形世界。球的内壁上建有城市，还有大海和森林。而封闭这一切的那个空间就是所谓的“天空”，这和自己之前所熟悉的天空完全不同。

“不仅仅是天空，大海也很奇怪，根本闻不到海水的气息啊。”

“可以啊，只不过要在很近的地方才能闻到。”

“那也很奇怪啊，一定要喝下去才知道是海水吧。”

“最开始时还以为是湖呢。”

“总之到处都很奇怪，真让人搞不懂。”

芳深深地叹了口气。

“就像是在做梦似的，都是一些让人搞不懂的东西。”

“是啊，那些家伙竟然会住在这种地方。”

“如果……这全都是梦就好了……”

无论昨天、前天，还是最初苏醒的那天，如果一切都只是梦境的延续……

“如果是梦的话，我希望今天就能醒过来。”

如果现在，从这里开始才是现实的话……自己又在想那些奇怪的事情了。也许是过于美好的期待吧，但是自己和芳有着不同的思考方式。

“没什么，完成使命之后就回古兰·下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

“嗯，就是这样。”

香草微笑着点了点头，只是现在并没有在考虑这些事情。她在心中假设，如果那天自己没有苏醒的话，只要有某些事情稍微改变一下，也许就会比现在少一些痛苦和烦恼了。

“不用担心，根本不会有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的使命啦。”

大概是觉得香草之所以还阴沉着脸，也可能因为即便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可是事情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所以芳特意强调了一下“三天”这个词。

可是，一旦试图回忆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芳就会觉得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头重脚轻……

她也觉得如果自己没有苏醒的话就好了，如果能一直沉睡下去，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也不会把任何人卷进来。

香草试着朝逐渐开始发白的天空举起双手。在苏醒的那天，她也是像这样和芳并肩站在一起仰望天空。在高举着的手的另一头，能够依稀看到城市的轮廓，以及有着不可思议颜色的天空。

那是开始的颜色。

睡神扫书
微信搜索公众号
家用娱乐游戏机怀旧周刊

CHAPTER 02

自己现在在哪儿，正置身于怎样的状况下，想要获悉这一切还需要一点时间。刚刚醒来的芳似乎还处在梦与现实的夹缝中，香草自己也毫无头绪，尚未从含糊的感觉中抽出身来。

将手一张一握、使劲地眨眼，在反复做这些动作的过程中，封闭住了五感的薄雾开始一点点地消散开去。

再次环视四周，发现什么事都没有，此处是神殿的内部，路希之间，安置已化为水晶的路希的房间。这才明白自己和同伴身上发生了什么。她们完成了使命，进入了沉睡，接着新的使命传达下来，于是香草和芳觉醒了。

能知道的就这么多了，不过有一个问题。

“呐，在变成水晶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不记得了吗？！”

“嗯。脑子里乱糟糟的……重要的事情统统忘光了。”

盯着被灼烧成白色的路希的烙印，芳发出了颤抖的声音。她也许是想要放声大笑吧，过了一会儿，香草才意识到。

“我……坏掉了。”

那是一张快要哭出来的侧脸，以前从来没看到芳有过这样的表情。

香草伸出双臂轻轻地抱住了芳：“我也是。”这声呢喃听上去就像别人的声音一样。

自己也是花了一会儿工夫才让最初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尽管如此，香草仍努力站了起来，脸上露出微笑。

“回去吧，嗯？”

两人已经完成了一次使命，一定能受到温暖的迎接吧。为了新的使命踏上旅途等之后再说……哪怕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使命。

“认识的人，都已经变成老爷爷老奶奶了吧。”

说着，芳终于展露出真正的笑容。

“是吗？也许也没有过那么久，‘已经回来了啊。’搞不好他们会这样说呢。”

“我们到底睡了多少年？”

“也许只是几天吧。”

“不管怎么说，这种用人的方式也太狠了吧。至少得让我休息半年！”

两人一边说笑一边往下走，如果能到外面去，应该就可以看到自己熟悉的景色了。

“不会吧……？！”

现在是夜里，虽然如此，建筑物的形状和街道却都明亮得足以让人看清。这是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还能看到映着夜景的大海，没有水平线的奇妙之海。抬头望去，则是更为奇妙的天空，有好多好多的星星。不，仔细看那其实并不是星星，而是城市，隐隐约约能看到街道上的无数灯火，以至用星空来称呼也不为过。

“这里……”

“好像不是古兰·下界。”

香草猛地闭上眼睛，紧接着再重新睁开。然而，眼前的这片陌生的风景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变一番模样。

沉默着注视了一会儿海洋和天空之后，两人回到神殿里。肚子里空空的，她们已经知道这里是茧的境内了。身上没佩刀，加上又是空腹，在这种地方没有目的地来回晃荡也不是个办法。

安置路希的地点一定有供品，有即便放置很久也不会腐坏的食

物，还有之前用过的武器及随身物品。听说为了让化为水晶的路希能够安然入眠，需要供奉这些日常用品，但本来的目的恐怕还是供其再次苏醒时充当备用。

可是……

“这是什么？”

供奉着的食物全都变质了，根本吃不了。没办法，只能在神殿内到处走走，找找看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了。但结果仍是以徒劳告终，果然供品只在“路希之间”才会有啊。

“这不让人扫兴么。”

“真没想到。不过，有点奇怪啊。”

供品在十年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吃的，这一点香草和芳都知道。神殿里每十年会运进一批新的食物，被带进来用作替换旧的供品，在十年一度的大祭典上将由大家分而食之，这是惯例，是为了共同分享进入长眠的路希和祭典的喜悦。

依小孩子的口味，这些绝不是什么美味的东西，但也不是难以下咽。可是目前手上有的，别说味道了，无论是“色”还是“香”都只能让人感觉到“危险”二字。

“不只是食物，你看。”

重新检查了一遍，这才发现祭典用的盛装以及收纳它们的箱子都已褪色、腐烂。

“这个也是。”

芳将自己惯用的长枪拿在手中，接着摇了摇头。在香草看来虽然一点也不懂，但应该是有什么部位变质了。

“估计是吹到外面的风了。”

神殿内的空气比外面保持得更清新。不光是食物，金属和布什么的都应该很难变质才对。

“没变的就只有化作水晶的我们了么？”

到底沉睡了多长时间？这不是几十年的程度，从供品的劣化情况来推测，绝对上有三位数了。

“还什么老爷爷老奶奶，大家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喽。”

“怎么会……”

香草低下头咬住了嘴唇。不这样做，她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了。

“别这个样子。”

芳在香草肩膀上拍了一下，然后站起来。

“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这怎么能吃啊。”

香草将视线落在眼前的供品上———一堆完全腐烂的食物，褪色的华服。在祭典当天穿的这件衣服，她好喜欢的……

“不是有大海吗？还有森林，虽然远了点。好啦，食物嘛，总有办法解决的。”芳端着枪笑道。

真是不可思议，经芳这么一说，自己也感觉真的“总有办法解决”了。

“也是哦。”

香草也把自己的武器拿在手里，站起身来。

已经是黎明时分，这是最适合在危险的敌区展开狩猎的时间。不同于白天，这会儿人烟稀少，对寻找猎物而言也不至于黑得不方便行动。

她们先下了海。大海和森林的不同之处在于不用担心迷路，距离神殿也比较近。就算早餐没指望，为能提前享用午餐而筹备一下食物总可以吧，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

“早餐还来得及。”

香草呆呆地低头看向在自己臂弯里挣扎的鱼。芳的话，举枪一闪便捉到猎物并不奇怪，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没想到轮到跟在芳后面的自己时，竟然也能这么轻易地成功捕获……

"这些家伙脑子不太好吧？"

看起来这些鱼也并非由于生存在没有天敌的地方，因此不知道什么是危险。芳和香草一走近，就立马作出一副要逃跑的样子，只是这回避行动未免太迟缓了。

"这种东西吃了没关系吗？"

容易捕捉的生物，要么有毒，要么味道很差，很多都不适合食用，眼前的这条鱼不知是否也属于那一类。就在二人陷入沉思之际……

"了不起啊，两位小姐。"

从海滩上传来的声音让她们不禁紧张起来，这才后悔放松了警惕，连忙转过身去。站在那里的是一对看上去很和蔼的老夫妇，看上去也没有携带武器。不仅如此，老夫妇还一边呵呵地笑一边鼓掌。

"在波达姆，原来是这样捕鱼的啊，真有意思。"

"是因为鱼饵的附着力不好吗。与其用钓鱼竿，不如用鱼叉更合适，原来如此。"

虽然还没有打听到名字，但自己手里拿着的似乎是在茧十分常见的鱼。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

"没有，失敬失敬。"

众人沉默下来，于是老夫妇随便解释了两句，脸上浮现出过意不去的表情。但接着又恢复了笑容，进而挥着手离开了。

"这怎么回事啊。"

直到再也看不见老夫妇的背影，芳才终于开口问道。

“是茧的人……吧？”

还以为被发现了就会不由分说地遭到攻击呢，就算不是那样，这里毕竟也是“飞空恶魔盘踞的场所”。

而且，他们的服装和古兰·下界相差太大，如果说那是茧的标志性服装，只要一眼就会知道她们两个是敌人。

“不过，他们好像完全没什么警戒心啊。”

“是和鱼一样迟钝么？算了，上年纪了嘛，还管那么多干吗。”

“也许吧。”香草也随声附和着，但这时她又意识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会不会是故意让我们放松警惕呢？”

“在带来同伴之前拖延时间么？有可能。”

“那样的话，马上回去会很危险。”

“嗯，最好先观察一下情况。”

两人从海里出来，朝着与神殿相反的方向走去。与其一声不响地藏起来，不如稍微收集一下情报比较好。既然自己在敌区是孤立的，就更不能浪费时间了。

如果再次遇到敌人，那就到时再说吧。自己又不是没带武器，就算对方从背后偷袭，以前积累的训练也足够可以应战了。

话虽如此，可这训练却并没有派上用场。不是不能应战，而是因为根本没有敌人来袭。人倒是有遇到过，但远远望去，人家是赤手空拳且毫无防备，自己这边也就没有出手。因为她们决定不去拙劣地刺激对方，还是先认清敌人的态度为妙。

她们甚至预料到了可能会在擦身而过时被对方砍杀，所以一丝都不敢懈怠。自己这边的准备可谓是万无一失了。

“那帮家伙在想什么呢……？”

芳一脸讶异地目送着全无防备背朝她们走掉的人们，嘴里喃喃说道。香草也有同感，这些人太没戒心了。

“难道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敌人？”

“在我方已有武装的情况下？不可能的。”

正因为这样，她们才没有被视为敌人么？不然的话，一开始的老夫妇、接下来与她们擦身而过的少年队伍，反应应该都不会这么不温不火才对。

就在这时，她们忽然听到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芳操起枪向背后划去。若是感觉到了长翅膀生物的气息，比起确认，只能先行逃走或给予攻击。而这个程度的声音，应该不是什么庞然大物吧，那就不要逃，主动攻击。香草也跳到旁边持好了武器。

“咦？”

香草手持武器，芳则高举着枪，双双僵在了原地。

“为什么会这样……？”

白色的鸟被一刀劈成两半落了下来，是一只比手里的鱼还要大得多的鸟。

“虽说是妖鸟，不过也太弱了吧。”

那么大个身子多半属于肉食类，理应具备了与之相应的攻击力，而且本来也不是什么可以轻易杀死的生物。

“不是以果实一类为食物的鸟吗？嘴和爪子都不是很锋利啊。”

确认它已经彻底死掉之后，香草将鸟儿的脚抓起来。

“但还是太弱了，这要在古兰·下界，瞬间就该灭绝了。”

“是啊，要是有这样的生物，咱们肯定每隔一天就能大吃一顿。”

“大鱼大肉随便吃么，你倒真豪爽。”

二人还顺手随便偷了一些蔬菜。走了一小会就看到一片菜地，也是处于无防备状态。既没有筑起防御怪物的栅栏，也没有张开捕鸟的大网。农作物就那么光溜溜地放置在那里，只差对人说一句“请随便拿吧”。

也因为如此，她们在敌区的第一顿饭意外地丰盛起来，如果有齐备的餐具和调味料就更爽了，要知道这可是极为奢侈的愿望啊。

在神殿内搞烹饪是不可行的，于是两人在外面生火把鸟和鱼给烤了，并将仪式用的衣服和锡杖等充当了柴火。

“神官们要看到了，非用眼睛杀死咱俩不可。”

“这样做会不会遭报应啊？”

“非常时期嘛，没关系的啦。”

“嗯，还是要优先考虑活下去啊。那我们开动吧！”

两人同时对准烤好的肉一口咬了下去。

“呃！”

“这什么呀？！”

两人又同时对咬下的肉细细打量起来。倒不是不能吃，也不是极为难吃，而是味道太淡了，就像白开水一样。

无法置信地把鱼和蔬菜送进嘴里一尝，结果也是同样的情况。

“野生的鸟和鱼就是这等货色……”

鱼按照种类划分，其味道也会有所差异，偶尔就会遇到特别难吃的。而野生的鸟兽和家畜相比，大部分味道都要低一个档次。可是……

“蔬菜是种在地里的吧？”

香草用力地点了点头。没有栅栏和大网的无防备状态，土质似乎也不是很好，但浇水拔草等照料工作倒是有做。毫无疑问，这就是菜地，那么这蔬菜就不算野生的了，应该是有些年头的栽培种。

“茧的家伙都长了条什么样的舌头啊？”

芳忍不住发起了牢骚。但牢骚归牢骚，她还是将肉老老实实地往胃里塞。香草也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咀嚼蔬菜，这就是所谓的“饥不择食”。

吃完饭，两人迅速把火处理掉，然后回到了神殿，深切觉得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动作迟缓的鱼、毫无警惕心的鸟、见了装束不同的人也完全不会怀疑的人类……用异界一词也无法概括的事实，她们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

“我说，到了明天，要不要去街上看看？”

“怎么突然……”

“闷坐在这儿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的确有必要收集情报。自己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茧的，为什么连同神殿一起被带到了这里，想知道的事多得像山一样。

“而且，我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儿。”

“为什么？！”

“是……使命啊。”

芳伸手去触碰那已灼烧成白色的烙印。

“去敌人中间转转看，说不定就能想起来。”

如果想起来了，芳会怎么做呢？不，选项只有一个，那就是战斗，仅此而已。但是……

“不用那么顾虑，我们才刚刚苏醒而已。”

“话是这么说没错……”

“难道你害怕了？”

芳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手掌在香草背上仿佛逗她似地拍了两下。

“不要担心啦……今天的那些人你也看到了吧，根本不是我们

的对手啊。"

果然不能对芳说出来……目前还不能。

"我才没担心呢，有芳在一起嘛。"

从脑子里赶走的东西，也会从现实中消失吧？没办法对不存在的东西感到担心吧？

忽然冒出的念头化作光芒，让心里轻松了不少。

"嗯，那就去试试看吧，希望能够顺利哦。"

香草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现在只需要考虑明天的事就可以了，但愿明天能够顺利。

睡神扫书
微信搜索公众号
家用娱乐游戏机怀旧周刊

CHAPTER 03

“这是怎么回事？”

“是……节日庆典吗？”

此时已经习惯了直接面对茧的人类这件事，所以即便是和他们擦肩而过也能做到不动声色。在从神殿到这里的路上，虽然遇到了很多人，不过并没有遭受到任何攻击，也没人向自己投来怪异的目光。

漫步在海边，看到很多来游泳的女孩子都有着和自己类似的打扮，所以多少也有所了解了。大概在旁人看来，自己是聚集在这里的这些人的同伴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能轻易地混入人群当中了，想到这里，香草不由地放下心来。

只不过，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一下子见到这么多陌生人，而且是在这个绝对算不上宽阔的地方。

香草和芳就这样张口结舌地站在那里，看着从自己身边走过的人群。

“走吧。”率先说话的是芳。

香草急忙跟在芳的身后继续向前移动，因为她发现只有她们两个在路的正中央停了下来。

走着走着，她忽然意识到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好像都是来购物的。她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座落在道路两旁的那些样式各异的建筑物好像全都是商店。

“这些，全都是商店啊……”

大概能有十几家，不，是几十家店铺吧。仅仅是那些经营服装的商店就有十几家，各种颜色和款式的服装琳琅满目。原来如此，

即便是看到着装稍微有些怪异的人，大家也不会觉得不对劲。

其他还有饰品店，摆放着大概是文具商品的店铺，经营家具的商店，以及陈列着看上去应该是交通工具的商店。

有正在快乐地挑选服装的年轻女孩；也有正在央求父母给自己买什么东西，不停撒娇的孩子；还有满脸幸福地从珠宝商店里走出来的情侣，他们每个人都在笑，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满足的表情……

“眼睛好像很累。”

可能是因为一边走一边还在不停地眺望道路两旁的商店的原因吧，虽然并没有走出多远，不过香草仍然感觉非常疲惫。

“那个，芳……”

刚想说出“我有些累了”，香草就闭上了嘴。

芳注视着这些人群的眼神实在是太可怕了。

“一群强盗。”从她的双唇间发出了这样的低语。

香草急忙抓住了芳的手，她比任何人都了解芳的心情，因为这同时也是香草自己的心情。但是，这里是敌人的地盘，而且二人此时身上只携带有小型武器。

“不可以，芳。”

“我知道，可是……”

芳一边说一边握紧了双拳，正在努力克制向上涌的怒气。

“这一切都是从我们那里掠夺来的东西，可是这帮家伙……”

茧是恶魔的巢穴。茧的法尔希会经常到古兰·下界来，将那里的所有物资全都掠夺走。它有时会搬走整个城市，有时则是把即将丰收的农田带走，还有时是将生产稀少金属的矿脉挖得一点儿不剩。所以，在自己看来生活在茧里的人类毫无例外地全都是敌人。

只不过，当看到了昨天的那对老夫妇以及遇到的那些人之后，

她忽然有了一种不协调感。今天再看到这些前来购物的欢乐人群，内心深处更是萌生了怀疑。这些人真的是敌人吗？这些温良的人真的会想要破坏古兰·下界，并从那里掠夺物资吗？

从外表上看，这些人和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身上穿的衣服不同，居住的房子也不同。鸟、鱼和蔬菜的味道也不同。尽管如此，却并不觉得彼此的内在有什么不同。至少，香草是这么认为的。

“今天的目的只是收集情报。”

她在芳的耳边轻声说道，不希望对方做出什么轻率的举动。

“好的。”芳简短地回答道。

就在这时——

“喂，姑娘，你们只有两个人？今天来这里是打算购物吗？不是本地人吧？”

芳条件反射地摆出了进攻的架势。香草转身一看，发现有两个年轻的男子站在自己身后，然后不由地皱了皱眉。那两个人的脸上带着极为谄媚的笑，和昨天的那对老夫妇有着明显的不同。也许这次他们是想要麻痹自己，从而进行抓捕吧。

“啊，难道说吓到她们了？”

“我们并不是坏人。”

从和言辞相反的表情和态度就能看出他们在撒谎。肯定没错，那是有所企图的眼神。

香草慢慢地向后退了几步，芳则伸手去摸怀里的武器。

“去喝杯茶怎么样？不然的话，赏脸吃个饭也行？”

吃饭，听到对方这么说，香草和芳互相对视了一眼。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进餐，这是向对方证明自己没有敌意的行为。

“真的，可以一起吃个饭吗？”

从来没有想过，敌人竟然会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

“附近就有一家不错的餐厅，我带你们去。”

“是啊，虽然现在时间尚早，不过如果到了午饭时间，人就太多了。”

香草再次望向芳。只见她的脸上浮现出迷惑的神情，而且仍然摆着随时可以掏出武器的架势。香草轻轻摇了摇头，示意她不要轻举妄动。

“明白了，去吃饭吧。”

香草转过身点了点头，眼前的那两个人随即露出了好像很开心的表情。这次不再是虚伪的，而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之前之所以会觉得他们有所企图，也许只是错觉吧。

虽然芳仍然在紧皱着眉头，不过什么都没有说。如果拒绝对方所提出的同桌共餐的请求，那么也就意味着交涉决裂和宣战通告。将这么多的人作为对手进入战斗状态是十分危险的，而且一旦这么做，那么取回记忆之类的事情更是无从谈起了。

于是，香草和芳顺从地跟在那两个人的身后，走进了一家生意极为红火的餐厅。

“想要吃点儿什么？”

刚在餐桌旁坐下，就被对方这样询问，香草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明明是对方想要证明没有敌意，为什么自己必须说出想要吃的东西呢？既然接受了对方的请求，那么无论是什么，自己都要吃掉对方拿出来的东西。这不是惯例吗！？

“菜单就写在那里。”

另一个人一边笑着，一边指了指对面的墙壁。

香草越来越搞不懂了。

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那个……”

那面墙上的图案应该是茧的文字，一定是关于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的说明。可问题是，无论是香草还是芳都读不懂这些文字。

怎么办，香草刚想用眼神询问一下芳的意思，就看到她点了点头，然后打算伸手去掏武器。

“不对！不是那个！”

急忙出言制止对方的香草发现，眼前的两个人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什么，真的，不用介意，真的没什么。”

香草调动起脸部的所有肌肉，勉强向那两个人笑了笑。幸运的是，好像并没有让对方产生怀疑。

“如果不知道该选哪个的话，那就点本日推荐的菜式怎么样？”

“嗯，好的！”

香草急忙点了点头。只要能够不引起对方的怀疑，并安全地离开这里，那么就无论怎样都好，她就是这么想的。

“好，就这么定了。”

听到对方这样说，香草才长出了一口气。

“那么，姐姐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还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还像刚才那样微笑的话，肯定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嗯……很远。”

“很远？”

“对，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趁着对方还没有询问其具体的地名，香草急忙反问道：“你们呢？”

“我们是从伊甸来的，因为就读的大学在那里。”

“伊甸……大学……？”

“对，我们是伊甸的大学生。”

好像不能重复相同的问题，于是香草在芳的耳边轻声问道：“你知道他们说的伊甸和大学是什么吗？”

“别问我。”

“哦……”

芳用手指按住太阳穴思考了一下，大概是想到了什么吧，随即恍然大悟地说道。

“是地名吧？”

原来如此，香草很赞同这种说法。

如果“大学”是地名的话，那么“生”一定就相当于村子或者乡郡之类的地方。

“那么，伊甸呢？”

“大概是高山或者峡谷之类的名称吧。”

啪，香草下意识地拍了下大腿，肯定是这样。

“那个，怎么了？”

结果，只顾着和芳小声谈话了。虽然坐在餐桌对面的那两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谈话的内容，但是这种举止实在是太失礼了。

“不好意思，没什么。那个，所谓‘大学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你是说大学吗？”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对方会反问这种问题，香草还是点了点头。

于是，两个人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有关“大学”的事情。从他们极为自豪的表情就能看出，这两个人对那个地方有着十分强烈的留恋。大概是一个极为适合居住的地方吧，或者他们是那种特别眷恋故乡的人，也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无论如何，只要他们没有对自己的事情刨根问底就好。虽然对

他们所说的事情一点儿都不了解，香草还是一边忙不迭地点头，一边认真地倾听着。

这时，伴随着一句“久等了”，装有饭菜的盘子被端上了餐桌。

“咦？现在！？为什么！？”

因为之前还以为吃饭什么的应该是对话结束之后的事情呢。

“你说为什么……什么为什么？”

看到对方一副诧异的神情，香草有些惊慌失措。

“没、没什么。哇，看上去好像很好吃！我的肚子好饿啊！”

和往常一样，两个人将双手合在一起，然后说了一句“我要开动了”。这对香草和芳而言是极为正常的举动，可是眼前的这两个人明显不是这么想的。

“那个，是什么咒语吗？”

“咦？啊……是啊！就是那样！”

“两位姐姐可真有趣！”

“是、是吗？”

既然被人评价很有趣，那么也就意味着安全。香草在心里悄悄地安慰着自己，然后开始吃饭。

虽然饭菜的味道很淡，但并不难吃。和昨天的晚饭不同，这些饭菜被人精心地烹饪，然后装在了盘子里。其他人花费心思为自己所做的饭菜，即便不是自己喜欢的味道，也是极其值得感激的。

“这个是盐吗，不是砂糖吧？”

“对，是盐，觉得盐不够也没关系，其实我也……”

那个人没有继续说下去。

“加太多了吧……”对方急忙说道。

虽然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看来芳又做了让对方惊讶的事情。香草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不过芳好像完全不在意似的，仍然

悠闲自得地坐在那里。

“是吗？应该没事吧。”

看到芳将添加了大量食盐的饭菜放进嘴巴里，那两个人彻底陷入了沉默，与此同时他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那个，那个，她这个人……就是喜欢吃咸的东西。”

这句话倒是真的，实际上芳很喜欢吃带有咸味的饭菜。只不过，虽然在自己看来只是“带有咸味”的程度，好像对茧的人们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定义。

“还有，那个是什么？”

完全无视现场尴尬的气氛，芳指着窗外问道，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依稀能够看到神殿的顶端。

“那个？啊，那是下界的异迹！”

看到话题被岔开了，对方好像也松了一口气似的。也许是不想考虑关于盐的事情吧，他们再也没有将视线投向芳的盘子。

“对了，那个异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那里的？”

两个人好像很奇怪地对视了一眼。难道说，这是一件即便是茧的小孩子也熟知的事情吗？

从刚才开始，我们两个就在不断地自掘坟墓。总之，必须要找点借口什么的，香草搜肠刮肚地寻找着合适的言辞。

“你、你们……好像很厉害，嗯，我觉得你们很聪明。”

虽然是显而易见的恭维话，不过应该会有一定效果吧。在得到他人的称赞时，有人会觉得害羞，有人会不知所措，却不会有人因此而愤怒。

“你们了解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还了解得非常详细。”

果然，惊讶的神色从二人的脸上消失了，接着随即就浮现出高

兴的神情。

“有一种说法是六百六十六年前，而根据文献的记载有的说是六百年前，也有说六百五十年前的。”

香草瞪大了眼睛。之前隐约能够感受到大概已经流逝了数百年的岁月，对此也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即便如此，当具体数字摆在眼前时，还是有种受到严重打击的感觉。

“只不过，教科书上是这么说的，‘在数百年前的默示战争之际，由法尔希打捞上来’。虽然六百六十六年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但是因为缺少物证，所以一直被人当成是一种异说。”

数百年前，六百六十六年，这些词语在脑海中不停地盘旋着。他们的话还在继续着，可是关于谈话的具体内容却完全没有听进去。

“六百年前吗，那家伙可真厉害。”

打断他们对话的是芳。

“那么，那个下界现在怎么样了？虽然有着如此巨大的东西，不过下面那些人的日子应该很不好过吧？”

不知是否又说出什么奇怪的话让对方产生怀疑了，只见那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害得香草忽然打了个寒战。可是，并没有出现她想像中的事情，他们同时放声大笑。

“下界的人很不好过？姐姐，你在开玩笑吗，下界根本就不存在人类吧。”

“是……这样吗？”

这下连芳也哑口无言了。

“下界是地狱，人类是无法居住在那里的，这是常识啊。难道说你从来都没有上过历史课吗？”

虽然被对方嘲笑，却无法认真地反击。所以为了避免被怀疑，

想要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可是现在除了暧昧地微笑之外什么都不能做。

“啊，如果是如同野兽一般的野蛮人的话，也许倒是会有哦。”

“野蛮人……”

“没错，连话都不会说的野蛮人，只会把怪物的皮剥下来之后随随便便地缠在身上。就连默示战争时，下界的法尔希也是驱使那些家伙进行战斗，不过他们好像根本一点儿用都没有。”

香草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脑袋。他们所说的“野蛮人”和“一点儿用都没有”的人，指的就是自己和芳……

“因为下界只生活着这种程度的家伙，所以即便从下面打捞些什么东西上来也无所谓吧。因为我们会更有效地进行利用，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对。”

听说有的村子里即将丰收的农田被夺走了，全村人都只能忍饥挨饿；还有的地方铁道被拆毁，燃料和粮食的补给无法送到，城里的居民们全都被冻死了，难道还要为这些事情而感谢你们吗？

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弄脏过自己的双手，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之前做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只是利用法尔希掠夺来的物资安逸地生活着……

在桌子下面紧握着的手开始剧烈颤抖，甚至有一种冲动想要将面前的盘子摔得粉碎。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自制力强的缘故，而是因为芳已经率先采取了行动。

“能借一步说话么，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

放下了手中的食物，芳站起身来说道。

“但是，姐姐，你还没吃完呢……”

“没关系，来吧。”

芳的声音十分平静，唇边甚至还浮现出了微笑。但是，那并不

是发自肺腑的微笑。

香草知道在芳的微笑之下隐藏着什么东西，所以并没有阻止她。

也许这两个人一点儿都不聪明。

如果是聪明人的话，应该会知道在宣布中断进餐之后，接下来自己就会发动攻击这件事情吧。交涉决裂，也就意味着宣战通告。也许，这对于茧的人而言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吧。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乖乖地跟过来了，果然笨得厉害。朝着人少的地方走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可是别说是警戒，他们甚至没有询问自己的真实意图。

另外，他们只不过被芳打了两三拳，就全都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了。完全没有抵抗，就像昨天的鸟和鱼一样，软弱得让人吃惊。

“野蛮人又怎么样！你们这群比野兽还低级的混蛋根本没有资格评价我们！”

当然，他们现在应该根本听不到吧。能够一下子就失去意识，对这两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幸福。

稍等了一会儿，芳十分不解气地又踢了他们几脚，接着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蹲了下来。

“怎么了？”

“他们身上的东西。”芳简短地回答道，然后开始翻找起来。

“啊！”

看一下他们身上的物品，也许会得到一些信息。如果携带有武器的话，还可以强行夺过来。香草也急忙在另一个人的身边蹲了下来。

“真奇怪。”

“怎么？”

“这家伙的身上没有现金。你那边呢？”

“呃……这个人的身上也没有。”

说来，这个人的身上几乎什么都没有，此外也没有随身携带的背包之类的。

“在那家店里结账时，他是怎么做的？”

在离开那家店时，他们中的一个人走到店员那里，很快地就结好了帐。可是此刻二人的身上并没有现金，这的确很奇怪。

“嘿！”

将趴着的那个家伙翻过身来，在裤子的口袋里终于有所发现。

“这是什么？”

一块薄薄的片状物，大小和手掌差不多，材质应该是金属吧。虽然本体是银白色的，不过上面贴着一个黑色的圆盘状物体。

“芳，你看这个东西，是……卡片吗？”

“这个人身上也有。”

香草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那个黑色的圆盘，突然银色的卡片部分散发出了光芒。

“哇啊啊啊！亮了，这个！”

香草急忙扔掉手中的卡片。她站在稍远处仔细观看，只见发光的卡片本体部分好像变成透明的了，甚至能够看到里面的构造——大概是某种装置吧。虽然这一装置的小巧程度让人感到惊讶，不过如果没有那个东西的话，这张卡片也许就不会发光或者变得透明。

香草一边确保足够远的距离，一边伸长脖子仔细观察那张卡片。这时从透明的部分中忽然浮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形象，那是一张人脸。

“这个人……”

“应该是卡片的主人吧。”

再次将卡片捏在手中，并试着碰了碰黑色的圆盘和本体部分。那张立体的人脸并没有发生变化，即便触碰其他地方，结果也是一样。

“大概是除了卡片主人之外，其他人都无法使用吧。”

芳轻轻地摇了摇头，接着又仔细查看另一张卡片，可能是想要弄清还有没有其他的装置吧。

就在这时，香草忽然感觉有视线朝自己这边望来，正在查看卡片的芳也猛地抬起头来。

听到了拍打翅膀的声音。二人一下子站起身来，并迅速躲在旁边建筑的阴影中。那是一只白色的鸟，要比昨天见到的水鸟稍微大一些，给人的感觉好像很危险。虽然是鸟，不过它的双眼并没有长在头部的两侧，而是在正前方，看上去就像是一张人脸。

“你以前见过那样的鸟吗？我感觉很不舒服，好像是很邪恶的鸟……”

“嗯，我也没见过，它长得真奇怪。”

“是啊。”

可能是被敌人包围所引发的紧张感的缘故吧，自己变得有些神经质了。

“哦，差点忘了这个。”

芳仍然紧紧地捏着那张卡片。

“到底要怎么用呢？”她一边说着，一边摸了摸黑色的圆盘。

就在这时，那张卡片释放出了更加刺眼的光芒，并且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了仿佛放电一样的“噼啪”声。很快，光芒和声音全都消失了。

“坏了吗？”

“也许吧。”

芳轻轻咂了咂嘴，接着又用力按了一下黑色部分。卡片再次发出光芒，并迅速变得透明。

“太好了，好像没坏。”

一直盯着卡片的香草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她依稀记得刚才的那张卡片上好像浮现出了卡片主人的脸，可是眼前的这张却什么也没有显现出来。

不对，周围仍然浮现出了边框和文字之类的东西，但只有本应该显示出人脸的部分仍然是一片空白，就像是把卡片的主人抹消了一样。

“果然还是坏了啊。”

“这样啊。”

芳用手指戳了戳黑色部分。于是，就像是回应她的这一动作似的，卡片上所显示出的画面随之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浮现出来的仍然是茧的文字，二人都不知道这些文字所代表的含义。

“难道我们也可以使用这张卡片了？”

虽然还不知道究竟是碰到了什么地方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但是看上去好像十分巧合地将只有卡片主人才能使用的特定功能进行了改写，这一定是非常幸运的巧合。

“也许是吧，可是到底该怎么使用呢！？”

“是啊，该怎么用呢？”

香草摊开双手，满脸的无奈。对这个东西真是束手无策啊，既搞不清楚卡片内部的装置，也不知道具体的使用方法。

“啊，先拿走吧。”

“嗯，拿走吧。”

怎么感觉像是小偷一样，就在香草刚刚有这种想法时，忽然从

附近传来了交谈声，好像有人正在朝这边走来。

二人同时沉默着站起身来，急忙逃走了。

“果然是敌人啊……”

香草一边跑一边小声说道。

“你说什么？”

“嗯，没什么。”

香草微微一笑。

隐藏好心中的那个沉重的东西，然后一个劲儿地奔跑，现在她只想把那个东西彻底忘掉。

刚一回到神殿，就发现内部发现了异变。有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使用过这里的升降机，有人来过这里。

“茧的人吗？”芳低声说着，手中紧紧地握着枪。

仔细听了一会儿，四周很安静。香草抬头望向楼梯井。

这个神殿原本是成为路希的人接受考验的地方。在神殿的最深处和法尔希·阿尼玛见面，这就是身为路希的考验，也是一次挑选。对于那些内心有着邪恶想法的人，以及不适合作为路希的人，圣门是不会开启的，神官们都是这么说的。

“不要放松警惕。”

“我知道。”

香草和芳互相点了点头，然后进入了走廊。为了尽量不发出脚步声，在迈上楼梯时也是蹑手蹑脚的。偶尔还会仔细探听动静，寻找入侵者的气息。

二人极为慎重地朝第一扇门走去。如果是茧的人，通常都会因为无法打开大门而四处乱跑。

“啊，如果是如同野兽一般的野蛮人的话，倒是也许会有

哦。”

有着这种想法的茧的人类，应该是无法打开大门的，他们就连进入这个神殿的资格都没有。

可是，在第一扇门前一个人影都没有。入侵者穿过这里，继续向前移动了。

“怎么可能……”看到这样的情形，香草也哑口无言。

看样子的确有人通过了这里，但是已经没有时间继续考虑这些事情了，必须尽快抓住那个入侵者。

于是，二人再也顾不上什么脚步声，快步跑上楼梯并操控升降机。在下一扇门前，以及那扇门的附近，也没有发现入侵者的身影。虽然这是那个人没有恶意的证明，但是真实真的是这样吗？茧的人也许会想出某种可以欺骗圣门的手段吧。

“这不可能！”

很快二人就来到了神殿的最深处，再往前就是法尔希的御座了。即便是自己也仅仅进去过一次而已，因为那里并不是可以随意出入的地方。

门敞开着，这次二人很快就发现了入侵者。那个人已经失去了意识，倒在地上。

“是误入这里的吧？”

芳放下手中的枪。看上去这名入侵者和香草的年龄相仿，身上并没有携带武器之类的东西。

“只有一个人吗？”

芳用冰冷的目光俯视着眼前的这个入侵者。到底应不应该杀了这个人灭口呢，她感到有些犹豫。如果让这个人活着回去的话，也许她会带着伙伴重新回到这里。

香草也仔细地上下打量这名倒在地上的少女，忽然发现了一

件事。

“等一下！”

她在少女的身旁蹲下，并抓起了对方的手臂。

“你看，手臂上的烙印。”

那是自己和芳都有的烙印。

“被选为……路希了。”

这是只有法尔希·阿尼玛选中的，被赋予使命的人才会拥有的，路希的烙印。

“为什么？”

芳的声音有些颤抖。

“为什么会选择茧的人？”

枪掉落在地上发出了声响。

“为什么法尔希会这么做？”

没有回答。法尔希原本就并非会回答人类提出的问题。

“这是这种存在的路希啊！难道茧的人和我们是相同的？”

“不过，她是茧的人类。不会被赋予和我们相同的使命……”

使命。香草刚一说出这两个字，芳就好像极为吃惊地用手捂住了另一条手臂。在那只手的下方，是一个被灼烧成白色，甚至连形状也没有固定的烙印。

对了，芳没有记忆，也不知道自己的使命。

在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香草明白了为什么法尔希要选择出一个新的路希。

“总之，把这个家伙运出去吧。”

芳默默地架起少女向外走去，尽量不去看香草的眼睛。她也知道了这名少女之所以会被选为路希的原因。

香草捡起掉在地上的枪，默默地跟在芳的身后，即便扭头向身

后望去，法尔希·阿尼玛依旧保持着沉默。

来到神殿外面，芳把那名少女放在地上，她此时仍然没有恢复意识。

“这家伙，是我的替身……”

果然芳也知道了。香草有些难受地看着芳的侧脸。

“我是一个回想不出自己使命的、可怜的路希，所以法尔希选择了一个新的路希来代替我……”

不仅仅是这样，香草在心中小声地说道。

都怪我，因为我逃避了。大概法尔希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是我把这个孩子卷了进来。

少女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好像马上就要醒来。不能被她看到自己的样子，于是二人悄悄地躲进了神殿的阴暗处。

少女从地上坐起身来。大概是有些头晕吧，只见她将头靠在膝盖上蹲坐在那里，好象没有注意到手臂上的烙印。

很快，少女扶着神殿的外墙慢慢地站起身来，呼，她好像深深地叹了口气。就在这时，她的目光凝固住了，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手臂上的烙印。她皱着眉，歪着脑袋，并用手试着去擦拭那个烙印，大概以为只要擦一下就能消除掉吧。

“那个家伙，还不知道路希的事情吗？不，应该不会，在茧中也有法尔希啊。”

“大概是烙印的形状不同，所以不知道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做呢？如果什么都不告诉她，任其自生自灭的话，这个女孩就会因为无法完成使命而变成尸骸。可是，在不表露自己真正身分的情况下，又无法对她进行详细的说明。

“她察觉到了。”

少女此时看上去极为惊慌失措。

“怎么会，这只不过是涂鸦而已！”那名少女这样说道。

接着，香草和芳全都看到了那个烙印的状态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让那名少女产生了动摇。

大概她已经知道了吧，自己变成了路希，而且还是被古兰·下界，不，是被“野蛮人居住的地狱”的法尔希所选中了。

少女哭了。即便离得很远也能看出来她那纤细的肩膀在不停地颤抖。很快，少女站起身来，步履蹒跚地离开了。她的背影看上去无依无靠，十分可怜。

该怎么办呢……

这件事已经无法挽回了。明明和那个少女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因为她出现在这里就被卷了进来。

“不要这个样子。”

“可是……”

一旦成为路希，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她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改变，而改变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我们要想办法做些什么。一起弄清楚使命，并将其完成。解决所有的事情，一起回到古兰·下界。”

如果她是自己的替身，那么使命应该也是一样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使命，那么她就不会变成尸骸，芳是这样考虑的。

但是，万一自己真的完成了使命，可是作为茧的那个人类少女……

香草无法继续思考下去了。事实往往很沉重，也很残酷。所以人类往往不愿意正视事实，经常自欺欺人。

“芳，你不用担心使命什么的。”

芳的烙印大概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即便没有完成使命，她也不会变成尸骸吧。所以，不会有事的，就像现在这样。

“不行啊。”

啪的一声，芳拍了一下香草的大腿。

“你的烙印还活着，如果不能彻底查明使命并解决的话，你就会变成尸骸的！”

“那种事情，没关系……”

“不行！你不是说要两个人在一起的吗！？振作一点儿！”

芳说着，用双手按住了香草的脸颊。

“两个人一起……”

“对啊。”

“回去……”

“我们说好了的，不是吗？”

将自己的手覆盖在芳的手上，香草用力地点了点头。

“没错，嗯，就是这样！”

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约定。只要彼此在一起，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因为无论如何两个人都不会分开……

只是想要遵守这个约定。

★第四话★

CHAPTER 04

即便街上的行人数量要远远超过昨天，可能是因为已经习惯了吧，今天总算能够冷静地凝视这些人了。

如果遇到昨天的那两个人会比较麻烦，所以香草建议去稍微远离昨天的地放走走。虽然芳满不在乎地说“要是那样的话，只要再狠狠教训他们一顿就可以了”，不过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提议。

昨天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经营服装的商店，而今天这个地方则大多是食品商店和餐馆之类的地方。

“你看，卖蔬菜的。”

在娇嫩的绿色中，点缀有红色和黄色等鲜艳的颜色。走近一看，所有的蔬菜都是又大又新鲜。

“和那块农田稍微有些不同呢。”

“但是，这些东西一点儿都不像农作物！真的能吃吗？”

这些蔬菜的大小和形状实在是太过于整齐了，让人觉得有些不自然。虽然之前的那块农田里的蔬菜看上去很糟糕，不过一看就知道是能吃的东西。

“又是用什么奇怪的方法制造出来的吧？”

“茧的东西，都是这个样子。”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各种颜色的液体流进模具中，然后被制作成蔬菜的景象。

“不会吧。”香草轻轻地摇了摇头。

“大概是因为，光靠那块贫瘠的农田所生产出的蔬菜是远远无法养活这么多人的。”

“即便是在这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地方，一定是这样。”

“去其他的地方看看，我的记忆就会恢复吧。”

香草并没有回答，只是盯着脚下。芳现在很着急，自己能够理解她的心情。昨天，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少女被选中并成为了路希。芳认为这都是因为自己磨磨蹭蹭没有去完成使命所造成的后果。

不是这样的，芳并没有做错什么，这全都怪我。

香草轻轻地叹了口气。忽然感觉到原本站在自己身边的芳转身离开了。

“芳？”

“站在这里等我。”

“等一下！”

没能来得及阻止，芳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没办法，香草只好靠在旁边一幢建筑物的外墙上，等着芳回来。

因为这里有很多经营食品的商店，所以来来往往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女性，其中有很多带着小孩的母亲。只不过乍看之下就会有一种不协调感，仿佛什么地方有些不自然。香草仔细地观察着出入商店的那些顾客。

她很快就发现了这种不协调感的来源，就是那些顾客——从商店里走出来的人几乎全都是空着手的。刚才那家经营蔬菜的商店好像也是这样。虽然可能是什么都没买就出来了，但很难想像所有人在进入商店之后都是什么也没买就离开了。

“也许是有……送货上门的服务吧。”

即便是古兰·下界，如果购买的是大件商品或者很重的东西，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请人帮忙把货物送回家。只不过，如果是食品的话，即便稍微重一些也会自己拿回去的。还是说，有着自己想像不到的原因造成了大量空着手的客人呢。

真是搞不懂，就在香草摇头时……

“久等了！”

突然有一个冰冷的东西按在自己的脸颊上。

“哎呀！”香草大叫一声，并跳了起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手里拿着饮料罐子的芳笑着说道。

“不用这么吃惊吧？”

“可是……”香草一边娇嗔地撅着嘴巴，一边接过饮料罐子，“从哪儿弄来的？”

“买的。”

香草下意识地看了看罐子，又看了看芳的脸。

她应该没有现金啊，甚至连这里到底有没有货币都不清楚。

“用这个。”

芳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是从昨天那两个人身上夺过来的卡片。

“茧可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用这个东西好像什么都能买得到。”

一边说着，芳一边喝了一大口饮料。

“快喝吧。”

在她的催促下，香草也打开了罐子。虽然罐子的构造稍微有些不同，不过还不至于打不开。

“啊，真好喝。”

“我还说给我最甜的、味道也最重的那种呢。”

可能是之前只喝了一些水吃了一些毫无味道的东西的缘故吧，这种清爽而甘甜的饮料是那么地美味。

“但是，能用这个卡片买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理，只是模仿其他顾客的做法而

已。你看，那边的那个人。”

芳朝旁边的一家商店指去。的确，一位女性顾客的手上就拿着一张类似的卡片。

“刚才我在经过一家商店时看到了，所以就灵机一动也想要试试。”

“这样啊，所以那两个人的身上才没有携带现金。”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也并非完全没有现金。”

紧接着，芳的视线又投向了另一家商店。那是一幢用粉色和白色装扮起来的可爱建筑，是一家糖果店。这时刚好能看到一群孩子握着拳头朝那里跑去，看来亲手拿着零钱去购买自己喜欢的糖果，这好像是古兰·下界和茧的孩子们所共同拥有的快乐。

“那群小鬼使用的就是现金。”

再次仔细观察那些正在购物的顾客，使用卡片的几乎都是成年人。有时是她们本人将卡片按在某个东西上，或者轻轻划一下；有时则是店员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机器靠近卡片，总之好像有各种各样的使用方法。

“好像也有出售武器的商店，只要有这个东西就能购买。”芳狡黠地笑了笑。

“能够战斗啊。”

“但是……”

昨天的那两个人真的是弱得让人吃惊。芳一个人就在瞬间把他们都打趴下了，而且还是赤手空拳。这里的鸟和鱼也都很弱，住在茧里的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好像并不适应战斗。

“我之所以会被选为路希，就是为了要和茧战斗。”

“虽说如此，可是现在战斗的必要……”

并不存在吧，香草犹豫着该不该这么说。

“的确如此，这里实在是太和平了，也许即便不战斗也可以吧。”

“是啊，肯定可以的。”

自己也意外地用力点了点头。对于自己也有着十分不希望芳去和茧战斗的想法，此刻的香草也很吃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次的使命又是什么呢？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果然还是说到这个问题上来了，香草叹了一口气。

“那么，要不要先去参观法尔希呢？”

刚一听到这句话，香草和芳随即四目相对。

“艾乌里德只要最后一天去就行了。”

“可是，一旦临近烟花大会，那里的人会很多吧？”

“说的也是呢。”

旁若无人般地大声交谈的是一个由多名中年妇女组成的团队。她们刚才说的肯定是“参观法尔希”，还有艾乌里德。难道说，茧的法尔希就在那个地方？

两个人若无其事地跟上了那群女人。她们也许还会继续泄露出其他重要的情报。

“要不要包一架小型机？咱们这么多人，平摊一下也没几个钱。”

“太浪费了，火车就足够了。”

法尔希所在的艾乌里德好像距离这里很远，因为必须要搭乘火车才能到达。

“不知道火车的班次状况怎么样，如果等待的时间很短，咱们就坐火车过去吧……”

“去波达姆车站咨询一下吧。”

“赞成。对了，我女儿还让我帮她在这个购物中心里……”

法尔希和艾乌里德的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这些人讨论的全都是在什么地方买什么东西，以及去什么地方吃东西之类的事情。

就在二人认为已经无法从她们那里获得重要情报时，这群女人走进了一家商店。这刚好是一个结束跟踪的好时机，于是两个人直接走过了这家商店，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们说艾乌里德。”

“是的，这群强盗的头目应该就在那里。”

虽然不知道和从古兰·下界掠夺物资的法尔希是不是同一个家伙，不过既然是“茧的法尔希”，应该就是一丘之貉吧。

“喂，要不要去瞻仰那个家伙的真面目啊？”

“去瞻仰！？”

“我想只要见见敌人的法尔希，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发现自己的使命啊，或者找回丢失的记忆之类的。”

“但是，艾乌里德好像距离这里很远哦，她们说要坐火车去那里。”

香草和芳全都没有坐过火车，在两个人居住的地方运行的火车，都是通往大地边境之类十分遥远的地方的路线。不仅是香草等人，住在那里的居民几乎没有人搭乘过火车。

所以说实话，当这群极为普通的“大婶”说要坐火车时，两个人全都大吃了一惊。之前还以为茧是一个极为安于现状的地方，现在看来这个想法也许是错误的。

“只要能找回记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去看看。”

“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而且这张卡片可能也无法让我们搭乘列车。”

不想去艾乌里德，因为害怕见到茧的法尔希，不过芳只是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那种事情啊……先去车站看看吧。筹措资金什么的总会有办法的，到时再说吧。”

芳说完转身就走。只要她下定决心去做某件事情，那么无论如何都会坚持到底，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大概现在说什么都无法阻止她了吧，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香草叹了口气，急忙跟在芳的身后。

在咨询前往艾乌里德的列车之前，首先要打听出波达姆车站的位置。虽然以为只要走几步路就能找到，不过也许是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不好找了吧，两个人怎么都没能找到。

香草和芳趁着在商店购买晚饭的机会，向那里的店员询问了究竟怎么走才能找到波达姆车站。还以为会因为不知道车站的方位而遭到其他人的怀疑，后来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多余的担心。

现在这座城市里聚集了大量从其他地方来的旅客，当地人对这种事情好像已经见怪不怪了。

“你们是游客吧，从什么地方来的啊？”当被对方面带笑容地询问时，二人大吃了一惊。只不过对方的目光中并没有怀疑的神色，而是友好。

另外，购物中心的每一家商店都为旅客准备了详细的地图，即便带走也没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旅客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迷路。

“给旅客配备地图？太危险了！”

如果这种有着详细标注的地图落到了敌人的手中，其结果毫无疑问是致命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地图是极为重要的机密文件。将这种机密文件交给来历不明的人，这里的人实在是太粗心大

意了，香草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店员却露出了一脸的不可思议，看样子茧的人并不这么认为。

拜托对方将目前所在的位置和车站所在地标注在地图上之后，两个人趁着对方还没有怀疑自己，于是急急忙忙地离开了。与外表的不协调感相比，举止上的怪异更容易引起对方的警惕。

幸好，这家商店距离车站并不算太远。两个人离开购物中心之后最多走了十五分钟左右，而且神殿也近在咫尺。

只不过，如果没有得到这份地图的话，她们根本想不到眼前的这幢建筑物就是车站。从构造上来看，波达姆车站与古兰·下界车站几乎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

“完全看不出这里是车站，看上去就像商店一样。”

“不仅仅是建筑，你看那辆火车。”

芳指着那辆正在缓慢进站的列车说道。

“那么纤细，真的能跑得起来吗？”

茧的列车是圆润中略带扁平的设计，虽然“纤细”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这种设计会让人产生一种不可靠的印象也是无法否认的。

“如果遭到怪物袭击，大概一下子就会被压扁吧。”

古兰·下界的列车为了确保即便是遭到怪物袭击也不会发生故障，因此全都被造得特别结实耐用。车窗的窗框十分坚固，就连车厢顶部也被强化了好多层。

“这种东西真的没问题吗？你觉得这辆车能够平安到达艾乌里德吗？”

芳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

“即便担心也没有办法吧。重要的是调查一下列车什么时候出

发，还有金额、几天能到达什么的……”

芳认为只要走进车站大厅，这些问题就全都能迎刃而解。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究竟应该怎样调查呢，具体应该看什么地方呢，两个人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首先，列车的乘车站台实在是太多了。在古兰·下界的车站，最多只有“上行”和“下行”两个乘车站台而已。可是，波达姆车站中竟然有那么多，而且经由不同的站台可以前往不同的目的地。也就是说，在一个车站里可以搭乘许多条路线。

更加令二人感到惊讶的是，几乎每一个站台时时刻刻都会有列车进站或者发车。要知道在香草等人居住的地方，列车只会在清晨和傍晚到达而已。

“不行，完全弄不明白。”

尽管两个人在车站里转了一大圈，可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怎么了？遇到什么困难了吗？”一个带着小孩的年轻母亲亲切地问道。

“那个……我们，想要去一个叫艾乌里德的地方。”

“是去参观法尔希吗？如果去艾乌里德的话，要在最尽头的那个站台上车。”

啊，得救了。香草和芳互相对视了一样，终于松了口气。

“那么，再见了，路上要小心哦。”

“啊，等一下！还有一件事！”

二人急忙叫住那位正打算离开的母亲，因为还有一件事必须要确认一下才行。

“从这里到艾乌里德，大概要花多少钱？这些够吗？”

说着，掏出了那张卡片。

那位年轻的母亲见状扑哧一笑。

“虽然并不知道你这张卡的限度额，不过我保证绝对不会出现金额不足的情况，只要你们不是包专机前往就行。”

包机，刚才在购物中心遇到的那群女人也曾经提到过这个词，只不过她们说的是“包一架小型机”。看来，前往艾乌里德的方式除了火车之外，好像还有“包下专用的交通工具”这种方式。

“那么，前往艾乌里德的列车，一天之内会有多少个班次呢？”

“一天之内？让我想想……”

年轻的母亲歪着头仔细地思考着。看样子，这趟列车的班次一定很少吧。

“或者，两三天才会有一辆吗？”

“啊？”

“咦，不对吗？难道说，必须要等上很多天吗！？”

怎么办，这下麻烦了。就在香草急得想要放声大哭时，那位母亲用爽朗的笑声代替了回答。

“哈哈，太好笑了，你这个孩子真有趣。放心吧，只要去那个站台，稍微等一会儿就会有车的。”

“是……这样啊。”

“你刚才问我一天之内有多少个班次，因为实在是太难数清了，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自己好像又说出了奇怪的话，幸运的是并没有引起这位年轻母亲的怀疑。

“如果你们讨厌等车的话，还可以驾驶飞空摩托去艾乌里德。在距离车站很近的地方就能租得到，如果是你们两个租用一台的话，费用和坐火车差不多。”

“啊，还是坐火车好了，我们喜欢火车。”

虽然真正的原因是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操作飞空摩托，不过这种事情不太方便告诉别人，万一对于茧的人而言，飞空摩托是一种即便小孩子也可以轻松操控的东西的话，自己难免会被人怀疑。

“那么，路上小心。祝你们一路顺风。”

年轻的母亲牵着孩子的手，朝着并非前往艾乌里德的站台走去。

谢谢你，香草对着她们的背影点了点头。

“啊！忘记了！”

“怎么？”

“我忘了问她到艾乌里德要花几天的时间。”

“啊……”

虽说如此，现在已经知道不用为费用的事情所担心，还弄清了到底在什么地方乘车，总之只要能顺利上车，其他的事情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明天出发，如果后天能够到达就好了。”

“无论几天都好，只要能够瞻仰到法尔希就行。”

刚一听到“法尔希”这三个字时，香草就感觉到心里头那个沉重的东西好像又出现了，之前好不容易才把它忘记，现在又回想起来了……

“累了吧？”

看着有些担心的芳，香草笑着回答道：“没有。”

她笑得很勉强。

CHAPTER 05

列车如在水上滑行一般离开了波达姆车站。刚刚才感觉到在站台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开始向后移动，两旁的街道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消失在列车的后面。

“真是太……”

香草和芳全都积极地向前探出身子，盯着车窗外面的景色。很快，列车就离开了市区，并开始沿着海岸线移动。

“看！那个小岛飘在空中！”

“好棒！”

忽然感觉到有视线望过来，于是急忙转过身去，只见周围的乘客全都一脸惊讶地看着自己。芳急忙坐回到通道两旁的座椅上，香草也重新面向前方坐好。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又被窗外的奇异景色吸引了过去，她们将额头顶在因呼吸而变得雾气蒙蒙的车窗上，并排留下了两个很明显的痕迹。

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了几声“哧哧”的窃笑声，虽然两个人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不过很快就又恢复了正常。

忽然有什么东西一闪，二人急忙向窗外望去，原来是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的海面。列车此时正在转弯，火车头出现在前方。看到车头的瞬间，香草大吃一惊，因为她发现在列车的下方并没有轨道。

快看快看，她刚想大声提醒芳，可随即就用手捂住了嘴巴。这么做大概又会招致坐在周围的人们诧异的目光吧，可是内心的惊讶是根本克制不住的。

香草只好拉住芳的手，伸手指向窗外。

悬浮的，她只做了个口型，并没有发出声音。

芳见状飞快地点了点头。

“茧的技术，真厉害！”香草在芳的耳边窃窃私语道。

漂浮在空中的小岛，如果找遍古兰·下界每一个角落的话，也许能够找得到。但如果是悬浮在空中的列车，那么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吧。

一个漂浮的小岛移动到了列车的侧面，可就在下一个瞬间，小岛快速向后飞逝并迅速消失了。感觉这列火车就像是在小岛和陆地之间的空中飞行。

“啊！飞空摩托！”

从前面的坐席传来一个十分可爱的声音。虽然由于座椅靠背的遮挡无法看到说话的人，不过还是能听出那是一个小男孩的声音。

两个人闻言急忙望向窗外，随即就发现在稍微远离列车的地方，有三辆同样在空中飞行的交通工具。那好像就是昨天在车站遇到的那个年轻母亲所提到过的飞空摩托。

“好快啊！和爸爸的飞空艇相比，哪个更快？”

“这个嘛，还是飞空艇更快一些。”

从这边看过去只能看到那位父亲的头顶，卷曲的头发就像是个鸟窝，看上去好像随时都会有陆行鸟雏鸟从里面飞出来。

“有好多岛啊。”

“波达姆这个地方就是将许多个浮岛聚集在一起，才组成了一个城市，明白了吗？”这个人的声音很温柔。

“那个也是波达姆吗？在好高的地方啊。”

“嗯？很高的地方？啊，那个不是波达姆，是伊甸。另外，伊甸并不是浮岛。”

香草闻言，不由地仔细倾听起这对父子的对话来。“伊甸”是前天那两个人也曾经提到过的名称，原本以为是高山或者峡谷之类的地方，不过好像并非如此。而且虽然悬浮在“很高的地方”，却不是

浮岛。

"爸爸，你去过那里吗？"

"当然了，因为爸爸是飞行员啊。不仅仅是伊甸，爸爸还去过帕尔姆珀尔姆呢，那里是茧中最大的城市，有很多家商店。"

"有玩具店吗？"

"有好多家呢。"

"陆行鸟商店呢？"

"如果是宠物店的话，也有很多家吧。"

"不是，我说的是陆行鸟商店。"

"嗯，应该也有吧。"

虽然都是一些父子之间极为平常的对话，不过在旁人看来却感觉十分温馨。所谓家人之间的对话，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

之后，这个自称是飞行员的父亲继续讲述他因为工作关系曾经去过的地方，比如故意饲养有怪物的地区啊，还有全都是游乐场的城市……

茧中有很多地方，居住着很多人，一边听着这些话，一边再次陷入了沉思。如果生活在茧中的人并不是敌人，如果茧的法尔希并没有对古兰·下界进行过掠夺，如果能够自由往来于古兰·下界和茧之间的话……如果世界是这样的，那么所有人都会幸福吧。

果然，战争是不对的。无论是坐在前面开心聊天的父子，还是昨天在车站遇见的那位年轻的母亲，还有在购物中心里谈论艾乌里德的那些中年妇女，不想伤害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类似这样的想法，也许是错误的。因为我很软弱，如果是芳的话大概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战斗吧，可是我……香草在心中暗想。

芳会选择战斗并不是因为她很强。我知道，芳是一个很体贴的人，她绝对不会允许自己深爱的人受到任何伤害。

正因为如此，自己才不想选择战斗。如果在战斗中被别人所伤

害，那么芳一定会非常难受。

“你的烙印还活着，如果不能彻底查明使命并解决的话，你就会变成尸骸！”

芳在前天说过的那句话再次回荡在耳边。是啊，就算不选择战斗，芳还是会感到痛苦。

如果像现在这样，无论做什么，无论选择哪条路，都会让芳感到难受。那么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喂，你怎么了，香草？”

在芳的呼唤下，香草才回过神来。这时她才发现窗外的景色已经静止，列车到站了。

“这里是哪个站？”

“终点站。我刚才说了这里是艾乌里德，你没听见吗？”

旅客们纷纷站起身来沿着通道朝车门方向走去，之前坐在前面座位上的那对父子已经不见了。

“幸亏昨天在车站时没有问，就是到艾乌里德要花费几天时间这件事。”

香草轻轻地耸了耸肩膀。

二人混在其他乘客中间走下了列车，因为所有人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会迷路。

车站外面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对面有一幢细看上去像是能源工厂的建筑。

广场上有出售气球和糖果的露天商店，这里的繁华喧闹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波达姆。到处都是拍照留念的人，一边走一边嬉戏的年轻情侣，小孩子组成的旅游团，还有几对上了年纪的夫妇，简直就像是节日庆典一般。

在广场的一角，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正在听一个大人的讲解。

"法尔希·库迦塔所管理的能源工厂，每天都会生产出大量能源以供艾乌里德近郊的城市使用。那些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快捷便利的东西，大部分使用的都是这里生产出的能源。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啦！"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并齐刷刷地举起了小手。

那些路过的成年人全都满脸微笑地看着这一幕。

"真是无忧无虑啊。"芳苦笑着说道。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法尔希曾经对我们的故乡做过些什么。"

"是啊，大家……什么都不知道。"

无知大概是一种罪过吧，可是，知道同样是罪过。

如果说，无论怎样都是罪过，无论哪条路都会让人痛苦……

喂，芳，我可以什么都不选择吗？可以移开目光不去看吗？

即便是逃避也可以吧，香草盯着芳，并小声在心里说道。她知道，这些话绝对不能告诉芳。

"尽快完成使命，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吧，好吗？"

香草并没有回应芳，而是像小时候一样牵住了她的手。

就算在这个全都是敌人的世界里，只要不松开这只手，自己就能活下去。无论逃到什么地方，两个人都要在一起。

"回去吧，一定会的！"

即便这个决定会违背芳的意愿。

法尔希·库迦塔所在的能源工厂已经近在眼前。香草和芳紧紧地握住彼此的手，然后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第四话 完

第五话

SEARCH（搜索）

CHAPTER 01

耳朵后面好象有些冷飕飕的，很不好的感觉。芳一边随着购物中心里的人流向前走，一边皱着眉头。

大概是因为自己目前正身处敌人之中的缘故吧。不，不对。难道是因为自己正在被人追赶？也不对。

如果是追兵的话，早就已经甩开了啊。在完成作为诱饵充分吸引敌人的任务之后顺利逃脱。虽然追兵要比预想中的多一些，但幸运的是艾乌里德有着被高山和大海所包围的独特地形。那里有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非常适合进行对士兵发动突袭，或者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移动。

因为在途中还顺手“捡”了一台被人闲置的“飞空摩托”，所以在移动手段方面也十分方便。这还是第一次操控茧的交通工具呢，虽然只是有样学样地模仿其他人，不过最终好歹能够自由操控了。

关于从艾乌里德到波达姆的路线，只要能够找到列车的路线就没问题了，所以即便是在太阳落山之后也没有迷路。为了确保不会被追兵寻找到线索，她很快就把那辆“捡”来的飞空摩托扔掉了，选择步行走完剩下的一段路。即便如此，还是成功地在清晨回到了神殿。

只是，没能和最为重要的香草会合。从残留在神殿中的食品并没有被动过这一点来看，她好像还没有回到波达姆。或者，敌人的动向让她产生了警惕并因此躲起来了吧。

“不用担心。无论你逃到哪里，我肯定能都找得到。”

之前做出了这样的约定。必须尽快找到香草。她现在一定十分不安吧，也许在临睡之前还会哭泣。

“因为那家伙是个爱哭鬼啊……”

刚说到这，喉咙深处忽然传来一阵刺痛。一想到自己从早上到

现在还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忽然觉得有些口渴了。

芳朝路边的一台正方形机械走去，接着掏出一张卡片。使用方法已经记住了。在这台机械上按下合适的按钮，虽然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何种构造，不过却可以马上得到罐装的饮料。

打开罐子的方式也习惯了。虽然形状与古兰·下界的罐子有所差异，但基本上是类似的东西。适应了之后才觉得还是这里的罐子比较容易开启一些，这样的发现让她感到有些懊恼。

在思考着这些事情的同时，芳将装在罐子里的那些冰冷液体一饮而尽。干涩的喉咙刚一得到满足，便再次开始担心起香草的饮食会不会不方便的事情了。

偷来的卡片有两张，所以香草也带着一张。只不过之前并没有试一下她的那张是否能够使用。因为当时只要芳的这张能使用就足够了。

耳边传来鸟类挥舞翅膀的声音。芳反射性地做出了反应，只见一只白色的小鸟逐渐飞远。又是那个吗，她在心里想道，长有一张类似人脸的、让自己稍感到有些恐惧的傻鸟。

虽然外表很讨厌，不过那也许是自己的幸运鸟，因为在偶然得到这张卡片时就曾经出现过那种鸟。另外在从艾乌里德逃跑的途中也出现过，之后很快就“捡到”了被人闲置的飞空摩托，从而成功地摆脱了追兵。

这么说来，也许这次自己又要走运了，大概能顺利地找到香草吧。

芳再次望向人群。香草会不会突然出现呢，她这样想着，将目光投向商店的入口。

“不行啊……”

芳深深地叹了口气。如果没在购物中心的话，应该就在海边吧。因为在那里有很多穿着类似服装的女性，所以可能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了。

芳放下手中的空罐子转身离开了那台机械。去海边要怎么走呢，就在她思考这个问题时。

“喂！空罐子什么的要扔掉才行啊。”

从身后传来的那个声音被她无视掉了，因为并不打算和茧中的什么人产生某种关联。在这里，即便是背朝着对方也不用害怕会遭到攻击，这里和平得让人难以置信，大家全都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中。

虽然昨天在艾乌里德见到的那些士兵好像都已经适应了战斗。不，他们看上去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只是缺乏实战的经验吧。

“等一下，没有礼貌的姑娘。”

这一次，声音就在芳身后很近的地方响起，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被拉近了。糟糕，疏忽了！芳停下了脚步，扭头望向对方。

她只是装作转身的样子，随即朝旁边一窜，就这样混进人群中逃走了。只要周围还有其他人，对方就不会开枪。芳知道这里的人都是这么天真。

在艾乌里德并没有见过那身蓝衣服，但那个男的是士兵，一定是这样。无论是拉近彼此距离的方法，还是隐藏自己气息的方法，肯定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刚刚甩掉的那个可能是其中的精英份子。

就这样，芳一直跑到了购物中心的尽头。再继续向前的话就是人群的边缘了。芳跑进一条狭窄的小巷，转过几个拐角后，快速翻过巷子尽头的那堵围墙。

很快，就连芳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跑到什么地方来了。不过，好像又一次成功地甩掉了追兵，并没有人追过来。

芳大口地喘着粗气，感觉胸口有些闷。好像跑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必须先休息一会儿。

就在这时——

视野发生了剧烈的摇晃。直到这时才意识到有东西从身后扑了过来。

“你！”

芳用尽全身的力量想要抖掉对方伸过来的手，却根本没用。芳无法动弹，因为不知不觉中她的双肩被人牢牢地按住了。

“安静！我们不是敌人。”

就像是为了证明这句话并非谎言，对方松开了手。

“这么野蛮地对待你，真是过意不去。我叫雷格迪，是骑兵队的……即便说了，你也不会明白吧。”

眼前出现了一张留着懒散的胡须、很容易博得他人好感的男子的脸。只不过之前刚刚被这个男子制住，所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刚才使出的是极为有效的搏击动作，可是在他的面前根本无法还击。大概，这个男子比之前在逃跑过程中遇到的士兵还要强大吧。

“有人想要见你，请你跟我走！”

芳闻言慢慢地站起身来，因为周围有无数的枪口对准了她。只是用目光简单地扫视了一下，她就知道自己已经被完全包围了。而且，站在可以发动近身格斗范围内的只有这名自称“格雷迪”的男子，其他持枪的士兵全都与自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真是令人讨厌的部署。

很快，双手就被束缚在了身后，眼睛也被东西遮住了。

“这边走！”说话的人轻轻推了下她的肩膀。

无奈之下，芳只能服从对方的命令。

“如果不这么做，你大概不会乖乖地配合我们。放心，时间不会太长。”

CHAPTER 02

她很快就明白了眼睛被遮住的原因——因为要搭乘一架小型飞空艇。在狭窄的飞空艇内部无法使用枪械，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自己一旦走进飞空艇就奋起反击。

只是，正如雷格迪之前所说的那样，被束缚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刚一产生飞空艇起飞时所特有的那种感觉，不一会儿就体验到了着陆时的震动。接着就再次感受到对方让自己移动的指示，这段移动的距离也并不远。

一个沉闷的声音传来。好像是之前在某个地方听到过的声音，她立刻意识到这是大门关闭的声音。购物中心和能源工厂的大门在关闭时都会发出这种声音。

“辛苦了，雷格迪上尉。”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响起。

刚才雷格迪所说的“有人想要见你”，难道那个人指的就是这个声音的主人吗？

自称“雷格迪”的那名男子的军衔好像是“上尉”。依稀记得在逃走的过程中曾经数次听到过这种称呼。从其他士兵所说的话来推测，在称呼处于相应立场上的人物时，好像还应该带有其他词语的习惯。

眼罩被人摘掉了。房间里一片通明，让已经习惯了黑暗的眼睛感到有些眩晕。芳眯着眼睛环视周围，之前的那些士兵们都不见了。此时的房间里只有格雷迪和另一位黑发男子，芳只看一眼就知道此人绝不能小觑。

“把她放开。”

“可以吗，瑞恩斯准将。这位小姐……”

"没关系。"

他到底想做什么？虽然被束缚是一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情，但作为方法论来说却是正确的。此人之所以要刻意违背这一理论，一定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企图。

芳和黑发男子四目相对。

"你一定有这种想法——对于下界的路希而言，茧的所有人类都是敌人。但是，要知道凡事都有例外。"

芳并没有做出回应，而是沉默地盯着黑发男子的眼睛。在他的眼神中读取不到任何信息，只有宛如寒冬深夜里的冰冷和看不到底的深邃。

"我是希德·瑞恩斯。虽然是广域即应旅团的负责人，却并非你们这些路希的敌人。"

当然，芳并不是那种无法理解这些话的呆子，所以她大声嘲笑道："荒谬！敌人中既没有例外，也没有笨蛋。"

"我们的确是守护茧的军人。但是，总不能因为守护的东西不同，而一相情愿地将我们视为敌人吧？"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不想明白，芳在心里暗自说道。这时瑞恩斯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戴在了耳朵上，虽然那东西小得令人不可思议，却是一台茧的无线电。之前在艾乌里德，她多次看到士兵们曾经使用过这种东西。

"是的，娜巴特中校，我是瑞恩斯。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好像正在和某人通话，刚想到这里，瑞恩斯的目光就朝这边望过来。

"……嫌疑犯目前仍在逃亡中，暂时没有任何发现。"

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房间中响起，芳下意识地朝周围望去。

“我这边也是一样。我们将按照计划继续对艾乌里德和波达姆之间的领空进行搜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周围完全看不到人影，却好像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可能是由于芳的反应十分有趣，瑞恩斯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

“根据PSICOM和警备军各部队的搜索结果，我们认为嫌疑犯已经从峡谷一带逃走，作为其潜伏目标的……”

“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我方负责的区域，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

“发现并逮捕嫌疑犯之后，请迅速将其转交给PSICOM。”

“您是说引渡，这是命令吗？”

瑞恩斯说着又瞥了芳一眼，他大概是想说“如果是命令的话我方一定会将其引渡”吧。

“是请求。”

“你们PSICOM的‘请求’就相当于圣府首脑的命令啊。”

他的话中有着挖苦的意思，这样一来也就弄清楚了利用无线电对话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即便如此，自从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整整一天的时间了，详细的情况仍然被你们隐瞒着。不过能让你娜巴特中校亲自出马，应该是很严重的事情吧，这倒是很容易就能推测出来。”

“实在抱歉，恕我无可奉告。”

通话的对方也是一名让人相当讨厌的女人，这两个人倒算得上是势均力敌。

“这是属于圣府防卫机密的PSICOM管辖事项。”

“你们总是这样。”

瑞恩斯故意叹了口气，然后切断了通话。嘴边的笑容刚一消

失，他就转身面向芳所在的方向。

“情况就是这样，圣府军绝对不是铁板一块。”

“圣府军？”

“我们广域即应旅团，也就是通称为骑兵队所隶属的警备军，和刚才那个女人所属的特务机构PSICOM，两者并称为圣府军。”

“无论哪个都是我的敌人。”

瑞恩斯并没有回应她的这句话，而是接着说道：“我之所以命令雷格迪将你带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将你交给PSICOM，我的意图恰恰相反。”

无论相反还是相同，茧的军人除了抓捕路希之外好像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这个男人到底想要说什么。

“我们对PSICOM的做法抱有强烈的疑问。老实说，我无法赞同他们。”

“所以你们就不是下界路希的敌人？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这些谎话吗！？”

如果从刚才两个人在交谈中所透露出的紧张气氛来看，瑞恩斯和PSICOM之间所谓的对立也许是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名男子站在自己这边。

“无论如何，你都想要从我这里获得有关下界的情报吧？”

抢在竞争对手之前下手，独占这份功劳，这是常有的事情。

“很遗憾，我是坏掉的路希。”

男子的目光落在了芳手臂的烙印上。苏醒时那个东西被灼烧成了白色，宛如将脑海中的一切都烧成灰烬般的痕迹。

“无论是使命还是记忆，全都不见了。你们所期望得到的情报也一点儿都不剩，另外……”

“另外？”

芳有些迷惑，不知道接下来的话该不该对敌人说。

“我正在寻找同伴，可没有时间帮你们的忙。”

虽然有些迟疑，不过最终还是说了出来，因为她想要得到有关香草的消息。有一种情况虽然自己十分不愿意去想像，但是香草已经被对方抓住的可能性并非绝对没有。芳想要弄清楚。对于同伴这个词语，瑞恩斯和雷格迪会做出何种反应。

可是，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瑞恩斯率先开口说道：“我明白了。你是自由的，无需协助我们。如果什么都不想说的话也无所谓。只不过，请让我们来负责你的人身安全吧。”

结果还是这样吗，芳在心里暗想。即便满嘴都是些故弄玄虚的事情，这些人的最终目的还是将我逮捕并监禁起来。既然如此，我只能自己想办法逃出去了。

“上尉，将她送往居住区。”

“是的，阁下。”

从二人的对话来看，瑞恩斯的身分好像要比雷格迪还高，可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却更加亲密一些。难道是年龄的缘故吗，不，那种事情无论怎样都好，现在需要担心的是其他的事情……

“喂，请不要伺机引发骚乱，小姐。”

雷格迪嬉皮笑脸地将手放在芳的肩膀上，虽然她很想甩开却无法做到，紧接着又被对方用力地推搡了一下。

“你刚才还喊我小姐，我又不是犯人！”

芳刚一放松，雷格迪好像一直在等着她的这一动作似的同时松开了手。

“你应该清楚，如果真的要对抗的话，你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轻松！所以，还是不要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吧。”

虽然一点都没有缓和彼此关系的想法，不过如果是针锋相对的话，对方的确是个很难对付的人。芳轻轻地举起双手，表示接受休战的建议。

门外是一条极为狭窄的走廊。这么说来，刚才那个房间的天花板也低得厉害，与房间的宽阔程度不成比例。之前还以为茧的建筑无论长宽高都有着极为舒适的构造，现在看来好像也并非如此。

“这里连扇窗户都没有。”

过分的憋闷感使得芳小声地嘟哝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雷格迪苦笑道，“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在飞空艇的正中央啊！”

“飞空……艇？”

“这里是飞空艇林德布鲁姆的内部。”

芳用手摸了摸通走廊的墙壁，如果是飞空艇，应该能感受到规则的震动，至少古兰·下界的船都是这样的。可是，从手掌上没有传来任何的震动感。也就是说，这艘飞空艇此时正停靠在什么地方吧。

“你应该什么都感受不到吧，因为飞空艇此时正在惯性飞行中。”

“这艘飞空艇，正在飞行中？”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完全感受不到晃动，不，脚下地板的触感的确是飞行中的船所特有的。只不过，由于没有伴随着常见的震动，所以并没有意识到罢了。

虽然此前曾经惊讶于从波达姆开往艾乌里德的列车的超快速度，但是这艘飞空艇的性能明显远在列车之上。想到这里，芳着实有些吃惊。

“这，是船吗？”

芳转过身去，走廊笔直地向远处延伸，接着又转了回来。她发现自己目前所在的位置无论距离哪一头，都有着相当远的距离。

“不可能……”

正因为之前误认为这里是建筑物，所以当看到这条走廊时会不由地感觉压抑，还会觉得刚才房间的天花板非常低，不过要是飞空艇的话就该另当别论了。

“怎么了？”

“没什么……我想这一定是艘大船。”

“是吗？圣府舰队的帕拉美奇亚比这艘船更大呢！”

“我的头好疼啊。”

简直无法想像。古兰·下界的船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不仅仅是船，士兵们手中所持的枪的破坏力也十分惊人。

之前还以为栖息在茧中的鸟兽、还有人类都要比古兰·下界的软弱。当然，虽然知道其中也存在着类似雷格迪之类的“强者”，可是茧的士兵们大部分都不堪一击。

但是，茧有着独特的技术。虽然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技术，但是如果他们能够驾驭这一切的话……莫非，自己和香草被一群意想不到的敌人包围了吗……

这时二人已经来到走廊的尽头，前方是一条楼梯。即便只是走廊的长度就已经相当可观了，没想到竟然还可以继续向前走。如果从飞空艇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究竟会有多长的距离。

“你怎么突然变得老实起来了，就在刚才还像是一条疯狗似的。”

“不要把人当成狗来对待。我在思考事情，就是刚才那个想要抢先于你们下手的家伙。”

“那个家伙很麻烦。”雷格迪变得认真起来，“PSICOM的人

在波达姆附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而你却满不在乎地出现在那里……”

“我还没笨到会被那群家伙抓住的程度。”

“你还不知道吧？”

“知道什么？”

雷格迪深深地叹了口气：“能够突破能源工厂周边的警戒线，这是你的功劳，那个家伙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为了让你接下来能够暂时逍遥法外，我们可是花费了很大的心思啊。”

“逍遥法外……？”

“我们不能当着PSICOM的面将你逮捕。刚才你也听到了吧？他们要求我们尽快将嫌疑犯交出去。如果这么做，事态会变得非常麻烦，所以我们改写了监视系统，并在无线电中撒下弥天大谎，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虽然不知道监视系统和无线电是怎么回事，不过不管怎样，看上去瑞恩斯和雷格迪正在帮助自己逃走，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确不知道。你们明明是我的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关于原因，瑞恩斯准将刚才已经说过了吧。我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吗？”

与单纯的“不是敌人”相比，这句话明显更容易理解。虽然说到底彼此是仇家，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联手的话，也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好了，这就是你的房间，小姐。”

雷格迪在门前停下了脚步，而芳却完全没有记住刚才是经由什么地方走到这里的。这样一来，即便是想要逃跑也没有办法了，她在心里想道。

“请忍耐一下这里的狭窄。”

虽然只是一间有着床铺和墙边小桌的朴素房间，芳对此却没有丝毫不满。这足够了。

“叫我芳就行了。”

“啊？”

“不要再喊我‘小姐’。”

“明白了。”雷格迪笑着说道，“虽然知道你不喜欢这个称呼，不过一时也没想到更合适的。”

“那样的话，你只要痛快地问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如果问的话，你会告诉我吗？”雷格迪用戏谑的口吻问道。

“大概……不会告诉你吧……”

的确，直到刚才为止都没有自报姓名的想法。只不过雷格迪是个很有实力的男人。即便人会说谎，也不会对实力说谎。

“刚才你好像说过正在寻找同伴。”好像突然才想起来似的，雷格迪继续问道，“那个人像你一样厉害吗？”

“反正比茧的士兵厉害。”

“嗯，难道下界的女人都很厉害吗？”

“你怎么知道我的朋友是女人？”

虽然说了正在寻找朋友，却并没有提到过对方的性别，芳下意识地紧紧盯着雷格迪。

“别那样看我！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样子已经被艾乌里德的监视器录下来了。虽然画面不是很清楚，不过性别什么的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原来是这样，看来香草并没有被逮捕，芳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你很担心她吗？嗯，也是，就算再怎么厉害也是孤身一人啊。”

“那个……其实那家伙是个爱哭鬼。”

有时只是做了个噩梦就会哭泣，有时又因为不想分离而哭泣，香草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她有时又会咯咯笑，她这个人真的很有趣。”

这么说来，最后一次看到香草的笑容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是在前往艾乌里德的列车中？不，那时只有惊讶，却并没有微笑。自从苏醒之后，香草好像笑过吧……

“让我去寻找她吧。”

出人意料的请求。虽然看上去不像是坏人，但雷格迪的身分终究是敌人。

“不行，你暂时要留在这里，不能随意走动。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在城里四处徘徊，简直就是自杀行为！我能明白你担心同伴的心情，因为我也曾经有过同伴。”

雷格迪那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的目光，看上去并不像是在撒谎。但是——

“……我不想欠你们什么。”

“那么，这样吧，在这件事上我们来做个交易。”

“交易？”

“如果你们落在PSICOM的手里会让我们非常困扰，所以，我来负责寻找你的同伴。相对地，你绝对不能被PSICOM的人抓住。”

单个的士兵并不厉害，可是茧却拥有可以弥补这一不足的技术力量。其中也许还有类似雷格迪这样强大的士兵。至少，在被这群敌人包围的眼下，自己独自一人所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

“我明白了。”

虽然不知道瑞恩斯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打算，不过暂时信任雷格迪还是没有问题的。

“拜托你了。”

只要能找到香草，我一定会报答他的这份恩情。芳暗自下定决心。

睡神扫书
微信搜索公众号
家用娱乐游戏机怀旧周刊

睡神扫书
微信搜索公众号
家用娱乐游戏机怀旧周刊

CHAPTER 03

“交易……唉，看来我也是个好人啊。”

走在从波达姆车站通往购物中心的路上，雷格迪无奈地耸了耸肩膀。不管怎么想，这都是一场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的交易。

虽然芳声称自己是一名“坏掉的路希”，即便不是这样，她大概也是那种不会轻易坦白的女人吧。从她那里所能获取的有关下界的情报，很有可能是“零”。只不过，万一她们被PSICOM逮捕将会对本方造成麻烦，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所以自己也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只求奉献、不求回报”的活雷锋。

另外，如果能够让她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一定可以迅速成为本方的战斗力。虽然在制伏芳的瞬间就已经感受到其极高的战斗力，可是在让她试着操控训练用模拟器之后所得出的结果更是让人大吃一惊。如果只是百无聊赖的待在房间里，她一定会发疯的，所以雷格迪将芳带到了训练室。

即便训练和实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可是芳在第一次触摸到的机器上却能很快就得到极高的分数。原来如此，怪不得即便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被军队层层包围的情况下，她也能全身而退。

抛开那极高的战斗力不谈，最令人惊讶的却是她的运气。用来购买前往艾乌里德车票的身份卡虽然被非法地改写过，不过那种改写却是巧合的产物。

还有，她在突破能源工厂警戒线时所驾驶的飞空摩托，好像也是十分偶然地被车主以引擎发动的状态停靠在那里的。如若不然，“只是碰了一下就发动起来了”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因为那辆飞空摩托的车主打算马上就回来，所以才会以引擎发动的状态将车子停放在那里。可是，随后PSICOM就将能源工厂整个封锁了起来，飞空摩托的车主就算是想回来取车子也没办

法回来了。

还有，芳好像曾经三次目击到即便是在茧也极为罕见的猫头鹰。“长着一张类似人脸”以及猛禽类爪子的鸟，这肯定是猫头鹰。

普通人大概只是在鸟类图鉴上看到过这种生物而已，即便雷格迪也只看到过一次实物。可是就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芳竟然连续三次目击到了猫头鹰，这家伙果然有着宛如奇迹般的好运。

就连芳的同伴，也在PSICOM的眼皮底下玩起了捉迷藏，此时仍然在逃亡中，即便没有骑兵队的支援，这个人也不会被抓住。从某种程度上讲，她比芳的运气还要好。莫非，下界的路希们全都是有着极强好运的家伙？

“即便如此，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寻找呢……”

眼看就要召开烟花大会了，大量观光客从茧的各个地方汇集到波达姆。如果是胡乱地寻找，结果只能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罢了。

她应该不会跑得很远，芳是这么说的。只要没有节外生枝，她应该就躲在波达姆的某个地方，可问题是雷格迪对于波达姆当地的情况并不熟悉。

结果，只能漫无目的地瞎找吗，就在他刚刚产生这个念头时……

“雷格迪上尉。”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雷格迪闻言后急忙转身，只见一名波达姆治安连队的下级士官站在自己的身后。他依稀记得前天在街上进行盘查时曾经和这名士官聊过天。

“那个……是珐珑中士吗？”

“是的。”

对方敬了一个极为标准的，甚至可以被列入教科书中的军礼，干净利落的动作中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如果让这种人参与格斗战的话，一定会成为极其强悍的战斗力。因为此人腰间佩戴着先行配发下来的军刀，由此可以推断出她是一位有着相当强大实力的军

人。不过雷格迪仅从她敬礼的姿势上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不必在意这些繁文缛节，放松一些。”

这时他忽然意识到，既然自己对这个地方不熟悉，那么只要询问当地的人就可以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年轻人经常聚集的场所，对了，私人的地方也可以。”

年轻的女嫌犯，这样的情报还没有透露出来。这样一来，芳的同伴为了避免其他人得知自己是外来人口，很有可能会混入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之中。

“果然是和艾乌里德的事故有关吗？”

雷格迪忽然发现珐珑中士的目光隐约闪烁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擅长于格斗战的人有着极其敏锐的反射神经吧，她的第六感也很强。

“你刚才说‘果然’，是因为有什么传闻吗？”

雷格迪并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返回来套珐珑中士的话。发生在艾乌里德的事情被军方隐瞒了起来，并被报道成一起普通的事故。因此，当地的士兵们都会产生某种猜测吧。

“传闻什么的倒是没有。”

“那么？”

“逮捕嫌疑犯，仅此而已，这就是我们接到的命令。只不过PSICOM的人却一直都在忙个不停，而且是在艾乌里德的事故发生之后，会猜测发生了某些事情也是人之常情吧。”

虽然装出一副闲聊的口吻，不过雷格迪明白珐珑中士是在观察自己的反应。

“原来是这样啊。嗯，上层那些大人物们所考虑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底层人士所能理解的。”

“您谦虚了。骑兵队的雷格迪上尉可不是什么所谓的‘底层人士’吧。”

感觉自己好像被看穿了。虽然珐珑中士的措辞十分谦恭，不过

她的目光却变得格外锐利。那是确信雷格迪知道事情真相的目光。很危险。如果继续和对方试探下去，无异于自掘坟墓。

“哪里哪里，我就像是被人驱使的棋子一样，今天也是受人所托来这里找个人。”

雷格迪故意十分夸张地耸了耸肩。当然，他并不认为珐珑中士会盲目听信自己所说的话。只不过，像这种类型的人正是因为敏锐才更知道分寸。

“我对波达姆这个地方不熟，所以寻找起来实在无从下手，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了。”

和预想中的一样，珐珑中士并没有继续追问有关艾乌里德的事情。

“只要知道识别号码，可以找巡逻队的人来帮忙。”

“不，其实由于某种原因，我不想将此事声张出去……是离家出走的少女。”

听了雷格迪的解释，珐珑上士点了点头。

“是女孩子啊。之前曾经来过波达姆吗？”

“不，对方对于这里也不熟悉，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这句话并不是谎言。只不过，所谓的“远方”要比珐珑上尉想象中的更加遥远而已。

“有什么特征吗？”

“头发扎成了两个马尾，好像是又爱哭又爱笑的孩子，不认生。”

“是小孩子啊？”

“不，大概十七、八岁……”说到这里，雷格迪不由地发出了苦笑。

“我能明白您的心情，因为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妹妹。”

忽然，珐珑中士的唇边浮现出一丝温柔的微笑，这是和谈到同伴时的芳相同的表情。

“另外，照顾家畜……不，是喜欢照顾小动物。在波达姆，有能够接触到动物的地方吗？”

“只有宠物商店。”

“有点儿不一样啊。”

能够接触到动物的地方，在茧中只有鹦鹉螺公园了。很难想像，一个逃亡中的嫌疑犯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和动物们玩耍。即便抛开这条线索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虽然没有动物，不过倒是有一家年轻人喜欢聚集的咖啡馆……”

“咖啡馆？”

“是的，就在前面的海边附近。那里既有本地的熟客，也有外来的观光客，虽然我从来没去过。”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珐珑上士的表情变得有些生硬。也许是因为她对那家咖啡馆的印象不怎么好的缘故吧。

“就连没去过的地方也了解得这么详细啊，不愧是本地的治安连队。”

“啊，不是的……因为我妹妹之前曾经提起过那里。”

“原来如此。那么，看来跑到那里去的可能性很大了。”

那个地方十分符合之前推测的条件，即便有外来人员也不会引人注目，而且有很多年龄相仿的客人。还有，既然有本地的一些熟客，如果能够和其中的某个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也许还能被收留。

“那我就先去那个地方看看吧，谢谢您的帮忙。”

依然是以标准的姿势敬过军礼后，珐珑中士转身离开了。

那家咖啡馆果然如珐珑中士所言，混杂有大量的本地熟客和外来的观光客。顾客的年龄层也比较年轻，只是无法一下子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人。

“欢迎光临。对不起，现在已经没有空座位了，如果是吧台的

话还有位置。”

那个蓝色头发的店员看上去十分眼熟。正是前天由于盘查被拦住去路从而满嘴牢骚，最后又被调查了身上所带物品的那个男人。好像是因为当时他怀中抱着的那个十分重视的纸袋子引起了PSICOM士兵们的注意，虽然里面装着的只不过是一件平凡无奇的衣服而已。

“这位客人，想要点些什么东西？”

刚在吧台边落座，一个开朗的声音就响了起来。站在吧台后面正在不停地摇晃着鸡尾酒摇混器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子。虽然是和芳相同的黑发，不过可能是因为眉眼间自有一种可爱的感觉，所以给人的印象十分温柔。

“我有些饿了，随便给我上些东西来吧。”

“有什么忌口的东西吗？”

“没有。”雷格迪回答说。

那名女子轻轻一笑，转身给炉灶点上火，接着极为轻快地将平底锅放在灶上，整套动作看上去是那么地赏心悦目。趁着给锅子加热的时间，她开始制作饮品，干净利落地将水果切成薄片，那双手看上去就像是不知道休息一样。

“斯诺先生！咦？斯诺先生呢？”

风风火火跑进来，险些一头撞在吧台上的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年。大概是因为十分喜欢摆弄机械的原因，他的身上带着一丝微弱的机油味。

“不要在店里瞎跑！”

“我知道了，那个，蕾布萝，斯诺先生……”

蕾布萝好像是这名女子的名字。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二人的实际年龄，只是听她和这名少年之间的对话，会感觉他们的关系是母亲和儿子。

“他说和塞拉有约会，然后就跑出去了，你来晚了一步。玛奇，

快来帮我把蔬菜从后面拿过来。”

“啊……”虽然发出了极为不情愿的声音，不过那个被称为玛奇的少年还是依言朝后面走去。

雷格迪趁机在店内环视了一圈，并没有发现芳的伙伴，甚至连一个看上去像是逃亡者的人都没有。所有人都在极其悠闲地聊着天，还不时地发出笑声。

PSICOM的情报控制工作做得十分完美，雷格迪在心中暗想。虽然艾乌里德和波达姆近在咫尺，可是这里却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危机感。

就算是艾乌里德现场的士兵们，他们也只是漠然地感觉到在艾乌里德发生了某些事情，却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像珐珑中士这种有着强烈第六感的人，虽然好像联想到了PSICOM行动的含义，可仍然无法触及真相。

“这位客人，您在等人吗？”

听到对方的询问，雷格迪才回过神来。因为他的视线不停地在店内巡视着，所以对方误认为他可能是在等什么人吧。

“不是的。”雷格迪轻轻地摇了摇头，“我在找人。有没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来过这里？”

“如果是那样的人，平均一个小时之内会出现三个。还有其他的特征吗？”

“她梳着双马尾，大概到这里吧……”说着，雷格迪的双手在耳朵下方握成了拳头。

“就这些？”

“双手上都戴有手镯，就是那种好多根细细的东西，此外还戴有项链。”

“我好象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那个女孩是你的女朋友吗？啊，应该不是，她才十七、八岁，难道是女儿？”

“喂喂。”

“开个玩笑而已。那么，头发扎成了双马尾，带着手镯和项链，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是吗？”

不愧是做买卖的人，记忆力非常不错，她把刚才雷格迪所说的特征完完整整地重复了一遍。

“喜欢笑，应该是个开朗的孩子，同时还稍微有些冒失。喜欢照顾人，很温柔……”

“嗯，看来线索还是有很多的啊。”

“是啊。”

刚开始没有想起来芳所说的“咯咯笑”，同时还忘了她后来追加的“爱哭鬼”这一条，现在看来这些也可以作为线索利用。

“如果能找到她当然最好。不过，能不能请你在不让她发现有人在寻找她的情况下，迅速和我取得联系呢？”

“不让她发现？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感觉你有些形迹可疑呢！”

“不是的，她是个离家出走的姑娘。如果不慎刺激到她，万一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可就麻烦了。”

蕾布萝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雷格迪，终于开口说道：“好吧，我明白了，如果那个孩子来我们店里的话，我会联系你的。”

“劳驾您了，我感激不尽。”

“你留下联络方式吧，好，等一下。”

蕾布萝说着将装有饭菜的盘子放在雷格迪的面前。虽然刚才一直在说话，不过她的手并没有停下来，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但是，如果你敢耍花样的话，我就把你从这里打出去。因为我们这里可是有很多比军队的士兵还要厉害的人哦。”

虽然对方的人并不一定就比军队还要厉害，但雷格迪并不想引发骚动。自己好像应该带一些芳的东西在身边，当然如果有信物之类的东西就最好不过了。

等回去之后再和芳商量一下吧，一边想着，雷格迪一边将饭菜

送进嘴巴里。

虽然吃到了出乎意料的美味料理，不过这却是今天惟一的收获。离开咖啡馆之后，雷格迪又试着去购物中心和林荫路附近转了转，结果仍然一无所获。

“没有找到吗，那个家伙？”

回到林德布鲁姆后刚一见面，芳就非常夸张地垂下了肩膀。

“不过，你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比如她可能会去的地方。”

“那种地方我也特地找过了。”

“这样啊。”

试着寻找线索，却什么都没有找到，因此芳才会在城里四处乱转。可能实在是太专注了，所以就连有人从身后接近都没有意识到……

“啊，难道是……”芳突然拍了下大腿，“也许会在大海或者森林里。”

“大海和森林？为什么？”

“食物啊。虽然她也有张卡片，不过那个家伙做事十分谨慎。”

一听到她可能会在海里捕鱼，或者是在森林里射鸟，雷格迪大吃一惊。

“这是很令人吃惊的事情吗？”

“不，你说她会下海捕鱼……”

“如果你找不到食物的话，会怎么做？”

下界的路希不仅有着极强的好运，而且好像还十分强壮。

“那个家伙还很喜欢烹饪，什么事情都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虽然有时候会做出十分荒唐的事情……”

不知道回想起了什么，芳忽然扑哧一笑。她的样子和在波达姆看到的珐珑中士的微笑重合在了一起。对芳而言，这个所谓的“同

伴”就相当于妹妹一样的人吧。

“等找到之后，可以让她给你做一些古兰·下界的料理，只是食盐的用量不太一样……”

茧的食物对下界的人类而言好像有些偏淡，芳总是会在饭菜中添加大量的食盐。

“可以跟她说是给病号做的饭，少放些盐就行。”

在愉快地笑过之后，芳突然袭击似地问道：“你为什么要追随瑞恩斯那样的家伙？”

“我也有问题想问，你为什么要像这样出人意料地发问？难道是觉得这样做会让人露出马脚？”

“虽然也有这样的原因……”芳紧皱着眉说道，“我只是搞不懂那个瑞恩斯在想些什么。”

“因为他是圣府军的重要人物，谨慎一些是很正常的。既然是统率着数千人规模的部队司令官，如果被人轻易地看穿了内心的想法可就麻烦了。”

“那个家伙这么厉害吗？”

没能一眼看出来准将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你的眼光也很一般嘛，虽然想要这么说，不过雷格迪并没有说出口。最起码，芳能够感觉出瑞恩斯“不是普通人”这一点。

“那个家伙是准将，你是上尉，有什么不同吗？”

“所谓上尉只是尉级军官，而准将则是将级军官。虽然准将是将级军官中最低的，但是在将级军官和尉级军官的中间还有一个校级军官。校级军官分为大校、中校和少校。所以，在等级方面，准将和上尉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

“尉级军官？校级军官？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你只要记住准将是很厉害的人就够了。”

完全不明白，芳皱着眉头。她的样子很有趣，雷格迪又特意进行了一番说明。

"虽然将级军官、校级军官、尉级军官都是士官，但是在他们的下面还有更低等级的士官，又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

"啊，够了！我听得头都开始疼了。"说着，芳用双手抱着脑袋，深深地叹了口气。

"茧的军队真的好麻烦啊！弄出这么多花样，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原本就不是为了好玩才弄出这些等级来的。"

虽然芳完全没有提到过有关下界的事情，但是从她的反应就能得知下界并不存在军队这件事。

"军队中的等级秩序的确十分麻烦。"

雷格迪本身对于僵化的军队组织和形式化的等级秩序也感到十分厌烦，甚至曾经一度考虑过退役的事情。

他仅仅是因为"想要操控飞空艇"这一理由才就读于士官学校的，毕业后虽然直接加入了军队，却并不想真正成为一名军人。除了可以操控飞空艇这一点之外，可以说军队中没有任何值得他留恋的东西。

"要不要来骑兵队？"瑞恩斯正是在那时发出这个邀请的。

虽然二人在年龄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可是对方却已经晋升为准将了。雷格迪认为对方是一个与毫无上进心的自己完全没有交集的男人，所以最开始几乎将他的邀请当成了耳边风。

但是，在不知不觉中雷格迪逐渐开始变得认真起来，而不再是将对方的话当成耳边风。他对瑞恩斯的"理想"和"志向"产生了共鸣，并觉得这些都并非是纸上谈兵般的空谈。如果能追随这个男人，自己投身于军队中才是有意义的……

"知道了这些麻烦之后，你还是决定追随瑞恩斯？我真是越来越不明白了，有没有可以诉诸于感情方面的原因呢？"

芳所抛出的这个问题肯定不会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但是对于回答的人而言，却是个危险的问题。根据回答，很可能要暴露出内

心中一些超出必要的真实想法。

“很遗憾，我不是一个会被情感所驱动的人。”

“那么，你会被什么所驱动？”

“取决于是否合乎道理。”

“那么，你的意思是在瑞恩斯的手下工作，合乎所谓的道理。”

“是的，还有一个原因。”

自己也许说得太多了，雷格迪想道，不过没关系。只不过是一两张牌而言，而且自己知道哪张牌应该继续扣着。

“因为他的获胜率最高，所以我才要赌一把。如果知道会输的话，我就不会参与了。”

“咦……”芳有些不可思议地歪了歪脑袋。

“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有些意外。我认为你是那种情感十分深厚的人。”

“你高估我了。”

“没有高估，恰恰相反，我觉得你是那种很容易就会热血燃烧的笨蛋。”

“最好能够解开这个误会。”说完这句，雷格迪就离开了房间。不能和芳之间发生什么纠葛。

就在刚刚，传来了一份对PSICOM的秘密通信进行监听的报告。据说艾乌里德的封锁明天就将被解除，能源工厂的参观也会再次开放，各种各样的事务都会一下子开展起来吧。必须要尽快找到芳的同伴，在她落入PSICOM的手中之前。

★第五话★

CHAPTER 04

芳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窗户这件事会让人产生如此强烈的不安情绪，在狭窄的房间中走来走去。

她之所以无法平静下来并不仅仅是因为窗户。自从来到这里之后已经过去两天时间了，如果从逃出艾乌里德开始算起，已经过去四天了。可是，如今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香草的消息。

虽然今天雷格迪也代替她去波达姆周围地区进行搜索，可是芳的急躁情绪仍然在不断堆积。

雷格迪也好、瑞恩斯也好，不，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香草所拥有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即便是在现在，香草的烙印仍然在快速地成长，自己必须要尽快找回记忆并完成使命。

因为觉得香草并没有被军队的人抓住，所以自己才会同意留在这艘林德布鲁姆飞空艇上。但是，不能留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了。

外面也许很危险，四处都有大量士兵在巡逻，自己走出去也许是一件很鲁莽的事情。既便如此，总比留在这里等待要好吧。芳悄悄地打开房门，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一眼走廊里的情况。

在这个时间，居住区周围的人好像很少的样子。大部分士兵都留在工作岗位上，而其他的士兵则在休息中。

像昨天那样为了摆脱无聊而离开房间的感觉很不错，但是最终却迷路了，真的很麻烦。虽然想要找个人问一下房间所在的方位，可是找来找去，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找到。结果，在四处转悠了一个小时左右，好不容易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今天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很幸运，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于是芳跑出了房间。在来这里时所搭乘的小型飞空艇应该是被收纳在某

个地方，她想要利用那个逃出这里。

虽然并不知道操控方法，不过在驾驶飞空摩托时也是差不多的情形。所以这次也应该能够应付得了，总之先找到那艘小型飞空艇再说吧。

可是，无论芳朝哪个方向走，不知为什么都是死路一条，就是无法到达那个最要紧的仓库。

早知道是这样，昨天就应该对飞空艇内部仔细调查一番。或者以闲着无聊为借口，随便拜托某个人带自己参观一下就好了。除了雷格迪之外的其他人，全都将芳视为瑞恩斯的客人，所以如果拜托他们的话，一定会得到对方的同意。

“真失策啊……”

又是一条死胡同。站在金属材质的冰冷墙壁前，芳无力地垂下了肩膀。

“什么失策了？”

从她的身后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是瑞恩斯。

“你这样随意地到处乱跑让我感到很为难。目前一部分间隔墙已经被放下，在飞空艇弹射装置附近的区域，如果不解锁的话，外人是无法进入的。”

被人看穿了。芳紧紧地抿着嘴唇，眼睛紧盯着瑞恩斯。

“军用快速机和小型飞空艇的操控可不像是市面上销售的飞空摩托那么简单，所以你的那套‘只要能搭乘上，总会有办法开动’的理论是根本行不通的。在我们目前所处的高度，就算你是路希也无计可施吧。”

“我知道。”

用眼角的余光迅速扫视了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如果只有这个家伙的话，自己应该能对付得了吧？即便不能打倒他，如果只是让

他老实一些的话……

“有东西我想让你看一下，不，是想让你听一下，如果你想和我打一场的话，能不能先等一会儿。”

“你是想拖延时间，然后把你的手下都喊过来吗？我是不会上当的。”

“真拿你没办法……”瑞恩斯苦笑一声，接着抽出自己的军刀。

“给你这个，如果我的部下出现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砍我，或者把我当成人质，随你怎么做都好。”

“喂……”

看到对方突然把军刀递给自己，芳有些不知所措。

“你是笨蛋吗？”

“是啊，也许我真是个笨蛋。”瑞恩斯平静地回答道，然后转过身去，“跟我来。”

斗志全都被消除了，芳紧紧地握着那柄军刀，跟在瑞恩斯的身后。

还是那个房间，两天前自己戴着眼罩被人从小型飞空艇上带到了这个房间里。不过，可能是由于已经习惯了飞空艇内部的构造，现在并不觉得天花板很低了。

“你想让我听什么？”

大大方方地在椅子上坐下之后，芳开始摆弄手中的那柄军刀。虽然她并不想从身后攻击他人，不过也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惟一的武器。如果对方敢耍什么花招，她就会马上发动攻击。

瑞恩斯一直保持着沉默状态，他随意地对桌上的机械操作了几下。在响起了几声极为刺耳的噪音之后，一段对话十分突然地开始了。

"……解除艾乌里德的封锁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

"但是，如果延长封锁的时间，市民的不安情绪将会更加强烈。那样的话，我们隐瞒存在路希的这件事就没有意义了。"

是一名年轻男子和一位老者的声音。不，其中那名年轻的男子也许并不算年轻。

"这是什么？"

瑞恩斯闻言将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芳不要说话。

较为年轻的男子继续说道："至少，在捕获路希之前，要继续进行盘查……"

"在市民中间已经开始出现传言了，有人猜测在艾乌里德发生的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事故。如果我们继续进行封锁和盘查，会加剧这一传言的扩散。"

这次是个女人的声音。是两天前，在无线电中和瑞恩斯通话的那个女人。

"如果是情报的话，无论怎样操作都是可以的。"

"归根结底，人们只会听信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情况，真是一群愚民。"

这个老者到底是什么人。虽然可以推断出他有着相当高的地位，不过他的这种态度实在太傲慢了，有种俯视众生的感觉。

"圣府代表格兰斯·戴斯利，还有PSICOM的罗修中校和娜巴特中校。"

想起来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叫娜巴特。

"但是，之前我受到了法尔希·伊甸的斥责，命令我不能隐瞒事实真相。好像法尔希并不喜欢我们为了市民着想所展开的行动。"

"法尔希·伊甸说什么？"

“立即解除封锁。盘查也必须取消。确保市民的生活恢复平时的状态。”

“岂有此理！要如何处理逃亡中的路希！？别说逮捕了，我们甚至没能掌握关于他们行踪的线索。如果放任不管，他们肯定还会进行破坏工作……”

“我也有同感。但是，说到底我只是这些家畜的首领，不能反抗法尔希的想法。”

嘟，一个声音响起。和开始时一样，这段对话十分唐突地结束了。

“这是我的线人提供的窃听录音。”

这段对话之所以听上去有些唐突，而且还伴随着一些杂音，原来是因为这是一段窃听录音啊。尽管如此，就算是竞争对手也完全想不到会用窃听这种手段。看来瑞恩斯所率领的骑兵队和PSICOM之间的对立有着极为深刻的渊源。

“这就是茧的现状。堂堂圣府代表竟然将市民们称为家畜！”

“所谓圣府代表，就是刚才的那个老爷爷？他很厉害吗？”

瑞恩斯苦笑着点了点头。

“他是茧的人类中有着最大权力的人，也是法尔希的代言人。只要还遵从圣府的统治，我们就只不过是法尔希的家畜而已。”

“为什么你非要让我听这种东西？你想让我说一声‘真可悲’吗？”

瑞恩斯并没有理会芳的讽刺，而是继续平淡地说道：“虽然你之前说自己已经忘记了，但是下界的路希在茧中所需要完成的使命，应该只有一个吧，那就是打倒茧的法尔希。”

“也有可能是破坏茧本身。”

“如果仅仅是破坏茧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特意让你们在茧的

内部苏醒了。”

对于自己等人被送到敌人的阵地这件事，的确有些不可思议，而且还是和法尔希·阿尼玛一起。难道真的像瑞恩斯所言，自己的使命并不是破坏茧，而是破坏茧的核心部分！？对于这种可能性，芳之前也曾经考虑过。

“果然还是将你们的使命看作是破坏法尔希比较妥当吧。也就是说，你们拥有可以打败法尔希的力量，这是我们目前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想要得到打败法尔希的力量？他指的是茧的法尔希吗？

“我再次请求你，请你成为我们的助力！”

“你想要打倒茧的法尔希！？你不是茧的军人吗！？”

“不仅仅是法尔希·伊甸，还要推翻作为其傀儡的圣府！”

芳觉得，瑞恩斯和PSICOM的娜巴特之间的关系一定非常糟糕。虽然说了很多故弄玄虚的话，其实说到底还是他们的内部发生了争执。只不过，没想到瑞恩斯所敌对的对象并不是PSICOM，而是圣府。也就是说，瑞恩斯想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消除内部的竞争对手，而是彻底的武装政变。

“我可是你们的敌人啊。”

“你我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茧的法尔希。即便我们原本是敌人，现在也有充足的理由结成同盟。”

瑞恩斯的目光十分真挚。的确是这样吧，他并不是那种喜欢随意开玩笑的类型。

“你觉得这样做可以吗？如果借助下界路希的力量，你将会成为茧的叛徒。”

“为了达成目的，我可以不择手段。”

所有的谜团终于全都解开了。他之所以会在敌人内部努力帮助

自己进行逃亡，只是为了用非正常的手段来对抗难以轻易战胜的对手。

“我之前说过，我正在寻找自己的同伴。想要我帮你，必须要先找到她才行。”

“明白，我们会全力寻找你的同伴。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做出像今天这种轻率的举动。”

“你是想要让我老实一些吗，要忍到什么时候？”

她之所以会询问条件，是因为已经弄清了对方的目的。

“虽然刚才戴斯利说了封锁和盘查都会被解除，但是PSICOM的一部分部队还是可能会留在波达姆，只是形势会稍微缓和一些。”

“三天！”瑞恩斯想了想继续说道，“你至少还要忍耐三天。”

“三天后会发生什么？”

“烟花大会！”

在瑞恩斯说出答案的瞬间，芳也同时猜到了。曾经多次听人提起过，在波达姆有一场能够汇集无数群众参加的超大规模的烟花大会。

“在烟花大会召开的当天，治安连队的士兵会全体出动负责维持会场的治安，PSICOM也无法公开行动。你只要混入观光客的人群中，就肯定不会被他们发现。”

如果只是忍耐三天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明白了。”芳点了点头，“在烟花大会召开之前，我会留在这里，只不过……”

“不过什么？”

“关于协助你们的承诺，我会暂时保留。”

如果打败茧的法尔希是自身使命的话，与瑞恩斯等人的联手对

自己而言也是极为有利的。但是，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这样做只是在浪费时间罢了。而且香草的烙印还在生长，现在更不能因为敌人而浪费时间。在恢复记忆之前，必须要得出结论才行。

“可以，等你和同伴汇合之后，我会再次询问你的答复。”

就算见到香草，如果记忆和使命都没有恢复的话，自己也是不会给对方答复的。但是，这些事情不能告诉瑞恩斯。

睡神扫书
微信搜索公众号
家用娱乐游戏机怀旧周刊

CHAPTER 05

虽然雷格迪还在继续寻找香草，但是接下来的两天仍然一无所获，今天是举行烟花大会的日子。

记忆尚未恢复。无论是试着回忆儿时的事情，还是试着罗列出熟人的姓名，虽然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存在于脑海中的空白地带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瑞恩斯按照二人约定的那样，让芳回到了地面。为了能够随时取得联系，他将一个小型无线电交给芳，同时还借给她能够马上拿出武器的“传送装置”。

自己得到了对方的照顾，芳在心中想道。就算彼此的利害关系不一致，也许自己可以稍微回报一下雷格迪。

首先要去的地方是神殿。之前并没有告诉雷格迪有关神殿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和其他人一样，并不知道可以进入神殿这件事。既然他说在其他地方并没有任何发现，那么香草仍然潜伏在神殿里的可能性非常高。

虽然只是几天没有回来而已，却感觉神殿内的空气非常令人怀念。在这个突然被放逐的陌生世界里，这里是惟一一个与故乡有所联系的地方。

但是，仍然没有发现香草的身影，也许两个人只是刚好错过了而已。曾经被当成睡铺的神官的衣服被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

芳真正在意的是武器也被留在了神殿之中。之前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必须要将武器留在这里，可是自从自己暴露之后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如今自己和香草正在被茧的军队所通缉，不携带武

器上街实在是太危险了。

慎重起见，芳在神殿中仔细地巡视了一圈之后，便再次来到了外面。为了让对方知道自己曾经回来过，她故意将神官的衣服摊开。香草一定还在到处寻找自己。

如果法尔希·阿尼玛能够告诉自己一些事情就好了，芳在心里胡思乱想着。比如香草什么时候能回来，或者她正在什么地方徘徊之类的。那个圣府代表曾经说过“被法尔希叱责了”，看来茧的法尔希好像可以和人类的意识进行沟通。这对下界的法尔希而言，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事情。

“如果可以说话，它肯定会说个没完，虽然这样会让人很不舒服。”

一定是经常乱说一些其自身感兴趣的事情，对于别人想要询问的事情却一概置之不理吧，法尔希就是这样的。

“结果，所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了吗？”

芳在苏醒那天曾经捕过鱼的海边走了走，接着又去曾经说过想要进行狩猎的森林看了看，等回到城里时已是傍晚了。她顺便去曾经偷过蔬菜的田地看了一眼，却没有找到香草。

“但是，这里仍然没有进行修整啊。”

眺望着既没有护栏网也没有栅栏的农田，芳十分开心地笑了。只不过，大概是因为看到了过于井井有条的景色的原因吧，这块农田今天竟然也好像变得可爱起来了。芳蹲在原地，试着摸了一下泥土。香草大概也会到这里来，她一定也会像自己这样触摸泥土，就是有这种感觉。

“可是，我不能一直在这里等啊。”

拍了拍手心上的泥土，芳站起身来。忽然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是无线电，竟然把这个东西给忘了。

刚一捡起无线电，就发现有一盏小灯在不停地闪烁。好像有人在试图联络自己，可是之前却根本没有注意到。

“究竟该怎么操作啊？这个……”

和操控飞空摩托时一样，只要适当地碰一下就能联系上对方吧，自己在这方面的直觉还是十分敏锐的。

“你溜达到什么地方去啦！”

刚把无线电放在耳边，就听到里面传来了雷格迪的怒吼声。

“我之前呼叫了无数次，全都被你给无视了！”

“抱歉抱歉，我把这个东西给忘了。”

“唉……”雷格迪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没办法啊，我还不太习惯这东西。”

“算了，我想说的是，PSICOM的那些人正在异迹那里。”

“异迹？”

刚刚发出反问就想起来，神殿在这个地方被称为“波达姆异迹”。

“好像他们开始了某项调查。”

“为什么又要调查？”芳努力克制着有些颤抖的声音，“他们想要调查什么？”

“详细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监听到了他们的无线电而已。不过，这次他们还配备了军用兽，而且不仅仅是调查用的类型，还有作战类型。”

尽管不了解军用兽的差异，不过从雷格迪的语气就能推测出那些肯定不是普通的配置。

“他们甚至还投入了机甲兵，你无论如何都不要靠近那里，对方可不是你独自一人就能解决掉的对手。”

就在芳之前回到神殿时，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别说是士兵的

影子了，甚至连人类的气息都完全没有感受到。

“还有，你找到她了吗？”

“如果找到了的话，我早就回去了。”

“这样啊，我明白了。总之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你最好混进人群中。不，稍等一下！”

芳知道雷格迪的声音偏离了无线电，大概是有其他联络接进来了吧。不过，她只等了一小会儿而已。

“同时注意不要接近治安连队的基地，现在我们的监视系统捕捉到了飞行器的阴影，一个中队规模的飞空战车正在全速朝波达姆驶去。这帮家伙肯定不仅仅是在进行调查。”

“我会小心的。”芳作出回应之后就切断了无线电通信，紧接着朝神殿的方向跑去。她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听从雷格迪的忠告。一想到香草有可能已经回到神殿，她就感觉坐立不安。

可是，就在她走到快要看到神殿的地方时，忽然又觉得雷格迪是对的。

神殿已经被军用快速机和小型飞空艇包围起来了，就像是在神殿的外部墙壁上爬满了各种虫子。虽然有些不甘心，但是在敌人的数量和超强机动力面前，自己一点胜算都没有。别说去救香草了，就连想要进入神殿都没有办法。

或许，这些家伙并不是第一次来神殿这里。很有可能在雷格迪等人没有注意的情况下，他们曾多次进行过预先的检查。

这样一来，香草不在神殿的这件事也就能够说得通了。也许是她看到了士兵们的身影，于是急忙逃走了，甚至没办法进去拿武器。

一定是这样，芳自言自语地说道。香草并没有在神殿里，现在要相信这一点，去其他地方寻找吧……

周围已经被暮色所笼罩，随着天色逐渐变暗，找人也变得越来

越困难。芳快步朝购物中心的方向跑去。

“并不是很暗啊。”

无论是购物中心、还是海边都亮如白昼，而且热闹非凡，这全都是因为接连不断地被发射至空中的烟花的原因。

伴随着嘈杂的声音，无数的光芒从空中洒落，照亮了参观人群的脸庞。也许这样的情况更加方便自己找人，可惜这些人中并没有香草。

芳从购物中心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无论是第一次使用卡片购买罐装饮料的地方，还是得到波达姆指南地图的那家食品店，所有曾经和香草两个人去过的地方全都找遍了，却仍然一无所获。

可能是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在苏醒的第二天，当自己看到购物中心里的人群时，还曾经惊讶于这么多的人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可是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人远比那天还要多。尽管对于藏身而言这里是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可是想要在这里找一个人的话，简直是令人绝望的情况。

芳有些走累了，于是走进海边的一家咖啡馆。当她看到站在吧台后面不停地为顾客制作饮品的女店员时，才忽然意识到这里就是之前雷格迪曾经提到过的那家店。雷格迪当时是这样形容这位女店员的：“手法厉害得让人惊叹”。

“欢迎光临，坐在吧台边上可以吗？”

没错，就是这张和蔼可亲的笑脸。心情稍微有些放松的芳点了点头。

自己还真是有些累了，因为从上午就开始一刻不停地四处奔走，的确有些太勉强了。

“想要点些什么？”

“给我一杯喝的东西吧……对了，最好是比较甜的。”

“明白了。”女店员用滑稽的语气回应道，接着伸手去拿玻璃杯。

“这位客人一定很累吧。”

“是啊。”

“是来这里购物？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吗？”

虽然对方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却很不可思议地没有不高兴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年龄相仿的缘故吧，脑海中忽然浮现出香草的样子。

“我在找人。”

“这样啊。走散了吗？因为现在是烟花大会啊，是朋友？”

“是的。”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芳刚要回答对方的问题，那名女店员忽然朝她的身后说道：“你来晚一步，她说在老地方等你。”

身材非常健壮的男子，大概是这里的熟客吧。因为他很快就转身离开了咖啡馆，所以没能看清对方的脸。不过他身上那件大衣的下摆给芳留下了很奇妙的印象，还有那双厚厚的皮手套，让人觉得有些热得难受。

“不好意思，这位客人，我刚刚打断了您的话。”

盛有饮料的玻璃杯被端了过来。芳拿起杯子品尝了一口，味道和她预想中的一样清爽甘甜。冰冷的清爽感让喉咙感觉非常棒，虽然茧的食物的味道都十分清淡，不过这杯饮品却让芳感到回味无穷。雷格迪说得没错，按照茧的标准，毫无疑问这是一家“味道极为出众的店”。

芳将玻璃杯放在吧台上，开始一点点地咬那些浮上来的水果

碎块。那些水果也和预想中的一样好吃。

“那么，你在找的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跟你差不多……不，比你稍微年轻一些。胆子很小，好奇心又很强。看上去粗心大意的，对任何人都很温柔，总是喜欢笑……”

“嗯，一定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吧？”

“其实是个爱哭鬼。”

可能是因为这名女店员十分擅长提问吧，芳彻底打开了话匣子，不停地说道：“那家伙只要一感觉寂寞，或者感到不安，马上就会哭鼻子。如果感觉她快要哭了，只要摸摸她的头，很快就没事了。她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人。”

“这样啊，那么就快点把她找出来吧，然后摸摸她的头。”

“嗯。”

芳对于如此直率地点了点头的自己感到十分惊讶。难道说，会因为寂寞而感到不安的人不仅仅是香草，自己也是同一类型的人！？

“这位客人，有没有向烟花许愿啊？”

“许愿？”

“你不知道吗？波达姆的烟花可是可以实现人们愿望的传说中的烟花哦。”

“不，我知道，可是……”

这件事之前就听人提起过。

“可是？”

不知道茧的烟花是否会真的实现自己的愿望。

“不，没什么。”

“如果还没有许愿的话，你觉得把‘尽快找到那个孩子’当成

愿望怎么样？或者是‘但愿她不要哭泣’之类的。”

“好啊。”简短地做出回答后，芳站起身来。虽然只是想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却没想到坐了这么长时间。

“如果没有找到她的话，你可以再回到这里，如果我发现了类似的孩子，会及时通知你的。”

“好的，谢谢你。”

用卡片结过帐之后，芳离开了咖啡馆。虽然店里已经十分拥挤了，可是外面的拥挤程度更加严重。

“这简直就像是大海捞针啊。”

芳叹了口气，然后仰望天空，绽放在夜空中的光芒看上去像是一伸手就能抓在手里的东西。想到这里，她将双手合并在一起，虽然这是下界的祈祷动作，不过茧的人应该不会知道。

就当她想着香草肯定也在仰望同一片夜空时，无线电发出了规则的震动。是雷格迪。虽然十分希望收到对方“找到香草”的联络，可是听到的却是雷格迪极为迫切的声音。

“你现在在哪里？”

“在你曾经提到过的那家咖啡店门前。”

“明白了，现在马上返回集合地点，我们去那里接你。”

返回林德布鲁姆，难道是因为发现香草了吗？但是芳十分清楚，从雷格迪的语气来判断，应该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怎么了？”

“我们获得了一条意想不到的情报，详细情况等你回来之后再说。”

“明白。”芳说完就切断了通话，感觉有些心绪不宁。

CHAPTER 06

这并不是一次目标明确的监听行动。对方既没有改变电讯的频率，也没有对通信内容进行加密。所以，最先接收到这段通信的是一名基层的通信员。

即便是他，在最开始时也以为这是恶作剧而已。要不是当时碰巧雷格迪也在场的话，别说是向上级汇报了，这段通信甚至可能都不会被记录下来。

“在异迹内部发现下界的法尔希。”

无线通信在发出这条信息之后就直接切断了。如果没有事先得到PSICOM的士兵们正在调查异迹的情报，也许雷格迪本人也难以判断这条信息的真伪。

当然，这条信息很快就被证明并非流言或恶作剧，因为PSICOM已经把异迹完全封锁起来了。另外，就在捕捉到飞空战车队之后不久，瑞恩斯等人就收到消息说PSICOM的大部队正在朝波达姆移动，同时收到的还有广域即应旅团马上撤出这片领空的命令。

所以他才会如此急切地要求芳马上回来。虽然芳肯定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寻找自己的同伴，但这也是无奈之举。PSICOM的行动实在是太迅速了，骑兵队刚一收到撤退的命令，波达姆市内的治安连队方面也收到了相同的撤退指令。就在烟花大会正在召开的时候，全体人员放弃会场警戒任务，马上离开。

“这帮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

“大概是想要防止情报进一步泄露吧。”

“发现了下界的法尔希……”

这条无线通信即便是对于PSICOM的高层人士而言也应该是预定之外的事情。与法尔希遭遇的士兵们大概已经陷入恐慌状态了

吧，因为他并没有改变电讯频率，而是在平民也能够接收到的波段发出了这条信息。

除了林德布鲁姆的通信员之外，也许还有其他人收到了这条信息。即便是像艾乌里德时一样实施封口令，也只会取得截然相反的效果吧。

“当市内的封锁结束时，发现法尔希这件事就会被传播出去吧。”

“会引起恐慌吗？”

“市内很有可能。”瑞恩斯点了点头。所以波达姆的封锁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就算市内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状态，也不会波及到其他地区。只要确保情报不会被任何人泄露出去，就和其他地区的人没有关系。而且，人对于和自己无关的事情总是抱有冷眼旁观的态度，很快住在波达姆之外的人就会对这件事失去兴趣吧。

“尽管如此，难道说异迹之中真的会有……”

理论上芳对于波达姆这个地方有一种执着。就算提出她的伙伴很有可能已经逃往其他地区了，她也会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虽然觉得她的这种断然否认的确有些奇怪，不过如果说下界的法尔希就在波达姆异迹之中，那么所有的情况也就容易理解了。

芳和她的同伴都是路希，即便是遭到其他人的追捕也不能远离法尔希。

“如果可能的话，在法尔希被发现之前，我还想要保护她的同伴呢……”

“虽然很遗憾，但现在也只能放弃这个想法了。现在就连靠近那里都十分困难，更别说进行搜索了……”

即便是趁着警力空虚的机会冲进市内，可到时就再也出不来了。

芳在艾乌里德时，为了突破警戒线的确花费了不少心思，可是这次的封锁要比那时更加严格。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就在雷格迪有些自嘲地说出这番话时，瑞恩斯突然极为严肃地拿起无线电。

“遵循……惯例吗？”

不用问，从瑞恩斯的表情就能看出，这是“线人”发来的联络。

就在短短几天之前，瑞恩斯获得了一位可以从PSICOM内部提供情报的人员。因此，瑞恩斯可以在获悉艾乌里德事故真相之后，马上就制定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保护芳，也都是那个线人的功劳。

“不好意思，你能先出去一下吗？”

雷格迪沉默着点了点头，然后站起身来。关于线人的真正身分，只有瑞恩斯一个人知道，这是双方的协定。从流出情报的宝贵程度来看，可以推测出对方是有着很高地位的人。

如果试着回想一下，就会发现在和线人接触的这段时间里，瑞恩斯的状态好像有些奇怪。虽然说不清楚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但就是感觉与平时不同。为了能够拉拢这个线人，瑞恩斯一定是希望能够慎之又慎吧。

这个男人对瑞恩斯而言有着很高的价值，值得他投入如此多的心思。不，现在还不能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男人。

“那么，我去迎接芳。”

这是一项十分棘手的工作啊。结束并放弃寻找同伴的行动，必须要把这件事告诉她。雷格迪的脑海中又浮现出芳极其愤怒，就像是要一口把瑞恩斯吞下去的样子。

“说到底，她终究是……敌人啊。”

即便如此，仍然觉得可以和她联手。因为彼此是有着共同的敌人，利害关系一致的人，所以能够并肩作战。而开端，就是这个吗？

忽然觉得有些丧气。

CHAPTER 07

“这是为什么！？”

芳情不自禁地想要去揪住瑞恩斯，却被雷格迪制止住了。可是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看上去已经冲动得就快要失去理智了。

“上面对我们下达了马上撤出波达姆周边区域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能继续停留在这片领空。”

“你们！”

瑞恩斯知道此时的芳根本无法接受“对不起”这样的话。

“把我放下去！就现在，马上！”

之前因为觉得独自一人寻找香草十分困难，所以才会乖乖地留在这艘飞空艇中，还以为受到了这些人的诸多照顾，没想到结果竟然是这样。

“请你冷静一些。”

“冷静？”

虽然想要就这样直接把对方甩出去，不过雷格迪看上去十分平静。

“PSICOM的大部队正在陆续向波达姆集结，虽然很不甘心，但是他们的装备都是专门用来对付下界的。就算警备队群起而攻之，也不敢说必胜。”

“我知道！”

“你想去送死吗！”

“是的，就算死也要去！”

如果香草就这样变成尸骸的话，如果就这样抛弃自己的同伴……也许还是死了比较好。

“我们现在也并非无计可施。”

听到这个过于平静的声音，二人一瞬间就忘记了争吵。这句话对于雷格迪而言好像也是极为意外的消息，他按在芳身上的手也不由地缓和了一些。

“不要说这些敷衍搪塞的话，刚才你不是说……”

“我只是说要离开这片领空而已，可没有说过要放弃搜索行动。”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记得应该是寻找失散的同伴吧。既然如此，那么即便与她汇合的地方不是波达姆也没什么问题吧。”

瑞恩斯的这番话好像很难理解，芳下意识地望向雷格迪。可是，雷格迪也一脸惊讶表情地盯着瑞恩斯。

“阁下，您的意思是……”

刚说到这里，雷格迪就恍然大悟一般地闭上了嘴，大概是想到了什么事情吧。

“不仅仅是市民，包括目前仍然滞留在波达姆市内的所有人，圣府决定强制将他们流放至下界。明天将会告知全体市民，后天就会执行。”瑞恩斯平淡地说道。

“怎么会……”雷格迪小声地冒出一句，虽然他之前已经猜到了一些苗头，不过看来详细的情况好像也不得而知，大概实际情况要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吧。

“那些拘禁的市民将会搭乘列车被运往绞杀边缘，接着就会被送至下界。”

“绞杀边缘？”

“那里是茧的边境。”雷格迪解释道，“那里除了怪物之外并没有居民，平时是禁止平民进入的地区。”

“如果你的同伴在波达姆，她也一定会搭乘上放逐列车。现在

波达姆周边的确全都处于PSICOM的警戒之下，其他人根本无法靠近，不过如果是绞杀边缘的话又会如何？另外，我听说封印着法尔希的异迹也会沿相同的路线被运到那里。当然，警备人员也会对那里进行封锁。”

“难道说，要从放逐列车中将芳的同伴救出来？阁下，无论如何……”

“你想说这种做法很有勇无谋吧，但是……”瑞恩斯将目光投向前方，“如果我在这里停止搜索的话，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我的敌人，对吗？”

“从一开始你们就是我的敌人。”

“之前应该说过了，我想要得到能够打倒法尔希的力量。”

“是的，我听到了。你是想发动武装政变吗？真是愚蠢啊。我知道你们这是在进行权力的争斗。”

“并不是权力的争斗。我所期待的……并不是那种事情。”

“那么，你期待的是什么？”

“不再像家畜一样的生存方式。不仅仅是自己，而是生活在茧中的所有人。”

在不知道思考着什么事情的瑞恩斯的眼眸深处，依稀能够看到有光芒在闪烁。芳忽然觉得自己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相同的光芒。

“我们是人类，拥有属于自己的意识，拥有感情，拥有理想……是希望能够遵从自己内心生活的人类，而不是法尔希的道具。”

想起来了。在很久之前，曾经看到过相同的光芒，就在那些故乡被茧的法尔希所摧毁的人们的眼中。那种光芒往往和憎恨交织在一起。芳自己也一定有着相同的眼眸，所以对于成为路希这件事才会没有任何迷惘……

“全力搜索你的同伴，我们会遵守这个约定。”

“阁下……”

瑞恩斯用手制止了想要插嘴的雷格迪。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只是因为与下界接触这个原因，大量的平民就被人夺去了安稳的生活。作为主张推翻圣府统治的人来说，绝对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既然阁下已经这么说了，我也会全力支持您的决定。虽然有些有勇无谋，但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虽然雷格迪的口吻一如往日般轻松，但芳能够理解这句话中所包含的分量。想要从装备和数量都远远胜过自己的PSICOM所管制的列车中救出香草，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骑兵队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牺牲。

“感激不尽。”

芳随即低下头开始祈祷，但愿自己的使命与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愿与他们携手战斗的这个选择没有错。

“如果能够和同伴……和香草见面的话，我会帮助你们。这是一场交易，只要你们毫无保留地帮助我，我就会全力以赴地击溃茧的法尔希。”

瑞恩斯的唇边浮现出了笑意。虽然脸上的表情依旧让人猜不出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不过芳觉得这样也挺好。只要能够并肩战斗，就足够了。

飞空艇林德布鲁姆降落在绞杀边缘下方的碧尔吉湖上，是发生在放逐列车从波达姆出发当天的事情。

绞杀边缘的地势不适合大型飞空艇进行隐蔽，所以母舰在碧尔吉湖待命，众人只能搭乘小型的舰载飞空艇继续向绞杀边缘移动。

“就快到了……吧？”

小声嘟哝着的芳望着下方平静的碧尔吉湖，她此时就在前往绞杀边缘的舰载飞空艇中。

“是的，一小时之后，放逐列车就会到达。真是令人感动的相逢啊……”雷格迪用轻松的口吻说道。

就在这时，有一只白色的小鸟飞过窗外。

“怎么了？”

“鸟……在那里。”芳急忙伸出手想要指给雷格迪看，可是那只鸟早已飞远了，一对白色的翅膀很快就消失在白云间。

这么说来，被雷格迪抓住时也看到过那只鸟。虽然以为自己被抓住了，其实正是因为得到了骑兵队的保护，自己才能平安无事地活到现在，从而像现在这样来搭救香草。那个果然是自己的幸运鸟吧。

这次也一定会顺利的，之前自己还曾经向传说中的烟花许愿了呢，所以肯定能找到香草。

“不，没什么。”

芳笑了，收回了视线。绞杀边缘已经近在眼前了。

睡神扫书
微信搜索公众号

第五话 完

第六话

PRESENT（礼物）

“选生日礼物好难哦。”

塞拉在文具商店前停下了脚步，嘴里嘟囔着。那张陷入认真思考的侧脸，看上去和他数天前见到的闪电是那么惊人地相似。

果然是两姐妹啊——斯诺在心中喃喃自语。

橱窗里摆放着带古董味道的书挡、皮制的钢笔盘，将它们仔细地一一鉴定一番后，塞拉说了声“感觉不太对”并摇了摇头。

后天就是塞拉的姐姐——闪电的生日了，为了购买生日礼物，斯诺和塞拉来到了购物中心。可是都已经快过去一个小时了，塞拉的反应却始终是“感觉不太对”并摇摇头。

“有那么困难吗？”

“是啊，每年我都会很早开始准备，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

“要不问一下她本人的意见？”

“那不行。以前我问过的，结果，你猜我姐姐怎么说？”

“只要是塞拉送的，随便什么都可以？”

本来也没指望能说中，没想到塞拉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好厉害！你怎么知道的？”

“没有啦，一般都会这么说吧，就像父母对孩子……”

“这样啊，姐姐倒的确是一直像父母一样照顾我。”

浮起笑意的嘴角却不知不觉僵住了。

“对父母是不可以有所隐瞒的吧？”

塞拉低头看向左臂的绷带，隐藏在那里面的东西，她至今还没有告诉闪电。

斯诺知道那是下界的烙印，塞拉在异迹中遇到了下界的法尔希，而且被其变成了路希。下界的法尔希是茧的敌人，因此塞拉甚至

一度说出了“分手”的话。但尽管如此，两人后来还是发了誓，要一起去寻找使命，完成使命，然后……暂时就不知道了。

想看看来到店里的客人中，会不会有人比较熟悉关于路希和下界的事情，可惜这些人所了解的都只限于小时候听过的传说、绘本或者学校的教科书上所讲到的那个程度。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放弃，来来回回若干趟，甚至寻访到熟人的熟人，而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不仅如此，反而还引来了一些推销奇怪商品的人，窘得他们只能狼狈逃走。

斯诺本来想干脆直接去找异迹的法尔希问话算了，却被塞拉坚决制止。

“要是把法尔希惹毛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搞不好连你都会被变成路希，不光是这样，恐怕所有生活在波达姆的人都会倒大霉。”

既然对方都说到这个地步了，斯诺也只能断了那念头。自己要是能够成为路希，就毫不犹豫地直接前往异迹了，也不至于给城里的人带来麻烦。不，不止这些，一想到法尔希的愤怒什么的全都指向塞拉一个人，他就轻松不起来。

就这样，到头来一点消息都没得到。尽管如此，但总会有办法的，总要做些什么。茧的居民还没有全都走访完呢，手足无措这种事，也得在做了之后再说。

像是要把塞拉手臂上裹的绷带遮住一般，他径直靠过去将她抱在怀里。

“没事的，到了后天就不用再隐瞒了，不是吗？”

在生日宴会上，塞拉便要向闪电坦承真实的情况。只要有合适

的契机，这件事就能出乎意料地顺利说出口了。

“我会陪着你的。”听到斯诺这句话，塞拉开心地笑了笑。

即便如此，大概还是在担心能不能好好说出来，塞拉的脸上时不时地会露出阴沉的表情，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没错，就像现在这样。

“喂喂，你看那个！很不错吧？”

为了能让塞拉开心，斯诺用手指了指玩具店的方向，只见橱窗里摆放着一只大大的红宝石兽玩偶。

绿色的长耳朵配上大尾巴，让人联想到滑稽演员的服装。那是一只既可爱又带点幽默的传说中的召唤兽。没有什么比它更适合作为给闪电的礼物了，塞拉也一定会被逗得大笑起来吧……

“真的耶！也许不错喔！”

“咦？”

塞拉高兴地朝店门前跑过去。

“没，那个还是有点……”

没想到她居然会当真，还是说，闪电真的会喜欢这种东西？

“逗你玩的，说笑啦！”

塞拉轻轻吐了吐舌头，接着迅速转过身去。大概是斯诺的表情太惊讶了吧，塞拉看着他，扑哧一下就笑出了声，搞得斯诺也跟着笑起来。

真是败给她了。尽管只是一瞬间，但自己竟然会去想像闪电抱着红宝石兽玩偶入眠的情景，这太可笑了。

两人一边笑一边向前走。太好了，塞拉又恢复了开朗，哪怕是一秒种，斯诺都不想让塞拉的脸上布满阴霾。

“……谢。”

他听到一声不甚清晰的言语。

“嗯？你说什么？”

“没什么啦，那边的店我们也去看看吧。”

塞拉说着就过来拉斯诺的手，于是也没再回答。不过，其实他听到了，那声有气无力的“谢谢”。

他打算装作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要是把那句话追问出来，就必须面对一个过于残酷的现实——可以的话，他希望塞拉能够忘掉的现实。希望她忘掉那种事，永远开心地笑……

“不要红宝石兽玩偶，利维亚桑的玩偶怎么样？”

“你又来了。”

“我觉得那玩意和闪电应该很配吧。”

“那种东西没有卖的啦，斯诺你真是的。”

塞拉嗔怪着笑了一下，忽然双手一拍：“对了！类似护身符的东西也不错啊，姐姐是军人嘛，我想一定会从事危险的工作。”

“她是波达姆治安联队的突击队长吧。”

“呃，那是什么？”

“闪电的上司说的，什么‘我们的突击队长’。”

真像姐姐的作风。塞拉明白似地点了点头。

“护身符这种东西是要随身带的吧？嗯，既然是我们两个好不容易选出来的，应该可以吧。”

时机刚刚好，这时他们看到了饰品店的招牌。

“到那儿去看看咯。”

“不知道哎，姐姐对饰品之类的东西不太感兴趣的。”

塞拉歪着头想了想，但很快又改变主意微笑起来。

“那家店是吧，说不定会有适合姐姐的东西呢。”

塞拉耳朵上的猫型耳坠摇晃了一下。斯诺也戴着一条形状相同的项链，是塞拉送给他的礼物。

正因为像野猫一样才唤作“诺拉”，这是斯诺率领的队伍的名字。在聊完这个之后，塞拉马上从那家饰品店买回了猫耳坠和猫项链。

只是由于之前从来没有佩戴首饰的习惯，因此虽说只是一条小小的项链，他还是有点抗拒的。不，能收到塞拉的礼物是很高兴，但是佩戴这种东西总觉得有些难为情。

第一次戴的时候，对他来说可是拿出了从浮岛一头扎进大海的勇气。心里一时半会也平静不下来，对胸口那里在意得要命，结果还是两人确定关系那阵子才终于习惯了的。

总之，那家饰品店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商店，今天也一定能找到称心的商品吧，给闪电的礼物……以及另外一样。

“咦？好奇怪。”

刚走进店里，塞拉就歪起头来。

“怎么了？”

“客人好像比以前多了，难道是顾客层扩大了？”

斯诺自己是第一次进这家店，并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按照塞拉的说法，以前来这儿的都是些年轻的女孩。而现在既有年长的客人，也有带小孩的夫妇。不管怎么样，这样的情况是斯诺庆幸不已的，如果其他的客人全是年轻女孩，他肯定会感觉浑身不自在，都没法好好挑选礼物。

“客人增加了，不是件好事吗？”

“也是，这样一来就能找到姐姐会喜欢的东西了。”

“没错。”

斯诺回应着，视线却被某个角落吸引了过去，那片区域正好展示着许多情侣戒指。

明天就是烟花大会了，那可是传说中能够实现愿望的烟花呀。他要在烟花下向塞拉求婚，已经决定了。求婚的话当然要有戒指，而这里是塞拉买猫饰品的店，自己也一定能找到更好的东西……他是这么想的。

他将陈列柜中的豪华戒指与塞拉纤细的手指目测比较了一下。嗯，合适，毫无疑问的合适。

再看看自己的手。

“完全不可能嘛！”

塞拉讶异地抬起头，向失声叫喊的斯诺望去。

“啊……没、没什么。”

斯诺急忙掩饰，视线再次移向陈列柜。这些情侣戒指中，男方的尺寸不管有多大，自己的手指都要比其粗上一两圈，无论如何都塞不进去的。

话说回来，这种豪华的戒指，光是朝怪物招呼两拳，恐怕就得坏掉吧。弄坏求婚戒指，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什么都行，只要不是戒指就可以吧？”

“是啊，戴戒指可能会不方便。”

原本只想在心里悄悄嘀咕着，却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口。

“在做手会弄脏的工作时，还得小心翼翼地取下来。这礼物要

妨碍了工作可不成。”

“啊，嗯嗯，说得也是。”

对于很快倾吐出心中所想的自己，斯诺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怨恨过。

“别多嘴啊。”他对自己说，目光再次投向旁边的角落。

“这个的话，我应该就没问题了吧。”这回他刻意将声音压得很低。这边是汇集了各种手镯、手环的货架，定神一看，能畅通无阻地容纳自己那双大手的尺寸还真不少，款式也很丰富，有透明雕刻风格的，有对应诞生石的，甚至还有大概灵感来源于手铐、上面挂着钥匙的款式。

诞生石这种就不错吧，尽力掰开的话，我的手腕也能戴进去……他心想。

“哎呀，这个跟我们家小梅利很配嘛。”

旁边伸过来一只手，眼看就要抢走斯诺看中的手镯。

“啊……”

什么小梅利，明明是大妈好不好。斯诺一脸不爽地看着旁边的人。

“看，很合适吧。”

那是一只被中年妇女抱着的小型犬，该犬种以“手掌狗”之称广受人们欢迎。看来它就是妇女口中的“小梅利”了，脖子上还套了一只竭力掰开的手镯。

“干吗偏偏选手镯啊……”

“啊，真的耶，好可爱！”

塞拉白了一眼无力垂下肩膀的斯诺，用手抚摸着“小梅利”的

头。小狗脖子上的彩石闪闪发光，尾巴不停地晃来晃去。

“啊……算了算了。”

“嗯，姐姐的手腕上好像戴了个机械一样的环状物，虽然也不是经常戴，我想可能是根据工作内容而定的吧。”

“那就再看看别的！”

目前两个人说的完全是两码事，但斯诺没有去介意，继续朝旁边的角落走了两步。

“耳坠配耳环么？”

只不过塞拉已经有一对猫型耳坠了，如果送新的，就必须把这对取下来。

“可惜没有四只耳朵啊。”

“诶？什么四只？”塞拉又转过来问道。

“没有没有，我自言自语罢了。”在回答的一瞬间，他想到了，“有了！”

塞拉加上自己，总共就是四只耳朵。只要两人分别戴一只耳坠就可以了。

“斯诺，你从刚才开始就有些怪怪的哦。”

“有、有吗？”

“还是先挑耳坠吧。”正说着……

“呐～来吧，我的小心肝……”

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响起。虽然知道别看为妙，但还是会忍不住回头去看，这是人的本性。

“讨厌啦，三井君，你真是的。”

一对丝毫不惧旁人眼光，正在打情骂俏的男女，在这人群混杂

的店内，依然像画圆似地打造出了一个属于他们的空间。

手足交缠地搂成那个样子并保持直立，从物理学上讲是不可能的吧！相对于到处都是人的密集度，他们也突破了极限！不禁让看客的心情超越惊愕直奔钦佩而去。

接着映入斯诺眼中的是将脸死死贴在一起的两人的耳朵。一样的耳坠一人戴一只，惬意地垂挂在各自的耳朵上。

该不会……这么想着，斯诺环视了一下店内。果然，还有一对情侣也是两人各戴了一只耳坠，进而连带着孩子的夫妇，耳边也双双吊着耳坠。看来最近似乎流行这样。

“耳坠也行不通了。”

斯诺本来就对流行事物很不在行，也很不喜欢效仿旁人做同样的事。如今，他要挑选的不仅仅是一件礼物，而是有纪念价值的订婚信物，他可不希望这份一生只有一次的赠礼沦落到满大街都是。

“要去别的店吗？”

“好啊，我想姐姐是不会喜欢这种东西的。”

“人家是突击队长嘛。”

“是啊。”塞拉笑了笑。

“不过啊，还真像你说的一样，很困难呢。”

斯诺本以为能够更轻易确定下来的。因为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心思，所以之前认为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物品。

“对不起，让你陪着我。”

“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只不过，怎么说呢，我要是想用物品表达自己的心意，不管看到什么都会觉得不够，老想着不应该是这

样的。”

倘若要将他此刻的心情变作有形的物体，只要不是献出整个茧，任何东西都达不到要求。

“嗯，所以我总是很困惑，总觉得应该还有更好的。”

“但是呢……”塞拉像是想起什么似地说道，“在看到对方欣喜脸庞的瞬间，这些辛苦就全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是吗？”

“没错。那么……对了，斯诺，你刚说自己的心意是指？”

“啊……没什么！好啦，去下一站！”

又差点不小心说漏了嘴。也不知掩饰到了何种程度，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没有自信了，好在两人还是先走出了店。

“反正不止那一家店嘛。”

饰品店的话还有其他的。这样想着，斯诺正欲转身，这时点缀在橱窗里的一条项链跃入他眼中。进店的时候因为其他客人都挤在一起，导致他没能看到。

“抱歉，你先过去吧。”

“怎么了？”

“去厕所方便一下。”

“真是的。”塞拉一边苦笑一边迈出脚步。等到她的背影看不见了，斯诺才又跑回店里。

“店员小姐，放在那个橱窗里的……”

他找了附近的一个店员说话，却忽然大惊失色。

“索尼娅前辈？！”

“讨厌，是你啊，斯诺，不要叫我前辈啦。”

索尼娅和斯诺系同一孤儿院出身，比斯诺年长三岁，对他而言是犹如姐姐一般的存在，虽然是个相当可怕的姐姐。

“要我这样叫的不正是索尼娅前辈你吗？”

“那是小时候的事了吧。”

她皱了一下眉头，命令旁边的店员“把橱窗里的项链拿过来”，独断专行的作风似乎一点也没变。

“是，店长。”

听到店员的回答，斯诺惊住了。这不是独断专行，而是实际拥有的崇高地位啊。

“前辈是店长？厉害。”

“说是店长，才刚刚一个月呢。这里本来就是人气商店，我压力很大的。”

理论上，客人已经有所增加了。索尼娅前辈真能干呀。斯诺在内心啧啧赞叹。

“对了，来这儿之前你是在……”

“帕尔姆珀尔姆的总店，自从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那边。”

和斯诺待在同一间孤儿院还不到一年，之后她就进了全住宿制的米德尔学校就读。

如果本人的意愿和学力一致，哪儿的学校都可以升进去。因为学费全由圣府承担，所以即使是对于孤儿或单亲家庭，也不会构成障碍。

不止是学校，在茧，一切事务都处于法尔希和圣府的保障之下。只要双手不沾上犯罪的气息，就完全可以活得自由自在。

可是，斯诺却从心底觉得这种受人恩惠的生活很不好，有一种

反感的情绪。只要你希望，就什么都能够给予，正因为如此，他只想从圣府那里得到最低限度的东西。

所以，他们尝试种地，消灭怪物，认为自己能做的事就由自己来动手。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事。

“斯诺，你都没工作，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混日子啊？”

“也没有稀里糊涂啦……”

“这可不行哦，你也不小了，再不好好努力……”

“不，我是说……”

不听人说话这一点真是完全没变，从以前起她就像个爱唠叨的母亲。

“刚才跟你一起的女孩子，是女朋友吧？”

“啊？嗯嗯。”

“所以，你要为了她而努力啊。可不能害人家哭泣哦。”

“怎么会让她哭！我绝对会让塞拉幸福的！”

他忍不住叫了出来，然后才发现周围的视线都齐刷刷地射向了自己，连从橱窗内取来首饰的店员都惊呆了。

“你真的没变呢，斯诺。”

“索尼娅前辈也一样啊。”

“没你那么夸张。”

她哧哧地笑着，从店员手中接过首饰。那是一组成对的项链，有着模仿茧做成的装饰和圆环。

斯诺一眼就喜欢上了。他原本认为只要不是献出整个茧，就无法表达对塞拉的心意。不，一个茧还不够，因此要两个，他们两个一人戴一个……

“这个行吗？是我熟人设计的哟，你不觉得有种整个茧最幸福的两个人的意思吗？”

“整个茧最幸福么……嗯，说的也是。”

作为订婚的礼物，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要让塞拉成为整个茧最幸福的新娘，他发誓。

“等一下，我给你按礼品包装。”

“不，不用了，就这样吧，塞拉还在等我。”

付了钱，斯诺将项链一把抓起来就走。

“等等，斯诺！”

他急急忙忙冲到店外。因为见到过去的熟人很开心，不知不觉就聊起来了，但上厕所的话这时间也太长了，要是塞拉来找他就糟糕了。

斯诺环视了一下周围，没有塞拉的影子，应该是没被看到从店里出来的样子。不对，自己手里还拿着项链呢。他连忙藏进怀里，立刻感觉到那里有了一丝淡淡的温热。

“在茧中过得最幸福……好！”

他双手握拳点了点头。也不知道塞拉给他留了多少时间，一想到这儿，他就有种从悬崖上俯视汹涌大海的心情。已经无处可逃了，他心里也怀有这样的不安。不过，如果自己都不安的话，塞拉一定会更加不安。所以他决定去相信光明的未来，即便脚下就是陡峭的山崖，远远望去的大海也是美丽的。

“斯诺！”听到呼唤声，他转过头一看，塞拉正一边挥手一边朝他走来。

“礼物，我选好了哦！快来这边。”

塞拉高兴地拉住了他的手。

“是护身符一样的东西吗？”

“对，代替护身符带在身边，很符合姐姐作风的东西。”

他们在武器商店前停下了脚步，满面带笑的塞拉用手指向橱窗。

“这个？”

那是一把求生刀，没有装饰，以实用为本的物品。老实说，并不能让人觉得适合作为生日礼物。

“为什么是它？”

“因为是护身符。刀具这类东西，含有斩妖除魔的意思啊。”

“斩妖除魔……是吧？”

斯诺知道防身刀这个词，但这可是求生刀啊，他认为和防身刀还是有点差别的。

“那个啊，我在书里看到过。只要有一把刀，人在哪儿都能生存。”

塞拉的语调变得平静起来，诉说着“因为姐姐是个军人”的眼神似乎有些遥远。

“为了工作而前往边境之类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突发的状况，我只希望不管在哪里，无论发生了什么，她都能活着平安归来……”

“所以就选了求生刀？”

“很奇怪吗？”

“没，我觉得很好。”

不管在哪里，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活下去。是啊——斯诺自言自

语，这也是他和塞拉的愿望。

“好！那就要这个了。”

塞拉开心地点了点头。于是斯诺搂着她纤细的肩膀，打开了店门。

睡神扫书
微信搜索公众号
家用娱乐游戏机怀旧周刊

第六话 完

第七话 TOMORROW（未来）

那一天，灾难降临。

在广阔的下界神祇居住的领地，从恶魔的巢穴飞来了无数令人恐惧的东西。

那只不祥的右手撕裂大地。粉碎的土地化作千块碎片，无情地砸向居住在地面上的人们。

那只不祥的左手刺穿山岭。崩塌的巨岩化作万块碎片，疯狂地屠戮着在地面奔跑的野兽。

这两只残暴的手截断了母亲河，将它变成狂乱的洪流，势不可挡地压向人类、野兽，以及其他的一切。

曾为人类提供了无数粮食的饱满作物被连根拔起。肥沃的土地也飞上高空，被扭成一团，最终一去不复返。

沉睡在地底的金银财宝被不祥的右手翻找出来，被不祥的左手夺走，同样一去不复返。

一切建筑物都化作由瓦砾堆积而成的小山，不留痕迹地被带走了。

数不清的性命被虚空吞噬，就此消失。

整块大地被哀叹和诅咒之声填满。即便如此，破坏仍然在继续，最后只留下死亡与寂静。

失去家园的两个孩子颤抖着抬起头，仰望那做尽一切穷凶极恶之事后渐渐飞升的物体，仰望它回到飘浮在天空中的恶魔栖息之所，那个圆球形状的魔窟。

一个孩子的双眼燃烧着怒火，另一个则溢满悲哀。

★第七话★

这一天，灾难从天而降，同时又在地面上播下了两颗种子。

*

那一天，两位少女走进神殿。

其中一位已经拥有了成年人般的眼神，另一位的瞳光则依然幼小。分别身穿猩红色服装、黑色服装和紫色服装的三位神官引领着眼神成熟的女孩走在前面，另一位紧随其后。

在无休无止的阶梯前，红衣神官对女孩们说。

“把污秽的武器放下。从这里一直到法尔希大人的御座前，任何污物都不允许被带入。”

女孩们随即把武器放在原地。

“要是成了路希，你们会给我更好的武器吧？”

眼神成熟的女孩开口说出一句明显不合时宜的话，但三名神官都没有作答，只是简单地命令道“走吧”。

两位少女怀揣不同的心绪走上台阶。那些为了这一天而特意准备的，同时在这一天之前又绝对不能将其公诸于众的想法。

每走一会儿，几个人就要停下来祈祷一番，之后再继续往上走。重复十三次这样的举动后，他们来到了第一道大门前，黑衣神官开口说道。

“此门乃是试验之门。它能将心存邪念之徒拒之门外，将胸怀圣心之人引向御座。”

眼神成熟的女孩立刻跪在门前，闭上眼睛专心祈祷，眼神幼稚

的那个也很快照做。门上的印记散发出红色的光芒，缓缓打开。

“汝等，得到第一道门承认的人啊，快带着神圣之心到御座来。”

三名神官和两位少女穿过大门，继续在回廊上前行。

“怎么没精神。”

“那是因为……”

“什么嘛，要成为路希的又不是你，是我啊。要是来陪我的你都被吓成这样，那我该怎么办？”

“可是……”

“放心吧。”

眼神成熟的女孩微微一笑之后，眼神幼稚的姑娘便没再说什么，缓缓低下头。而三名神官则始终一言不发。

每走一会儿，几个人就要停下来祈祷一番，之后再继续往上走。重复十三次这样的举动后，他们来到了第二道大门前，紫衣神官开口说道。

“此门乃是试验之门。它能将心灵软弱之徒拒之门外，将胸怀坚强之人引向御座。”

眼神成熟的女孩立刻跪在门前，闭上眼睛专心祈祷，眼神幼稚的跟着照做。门上的印记散发出红色的光芒，缓缓打开。

“汝等，得到第二道门承认的人啊，快带着坚强之心到御座来。”

三名神官和两位少女穿过大门，继续在回廊上前行。

“我说，这段路还真长啊。要是有升降机之类的东西，一下子就能到了吧？是故意摆架子给我们看吗？”

“小声点，这种事可不能乱说。神官大人说这是成为路希的考验……”

“考验什么的倒是无所谓，可跟这帮老弱的神官一起还真是无聊啊。”

说完眼神成熟的女孩又笑了起来，眼神幼稚的姑娘连忙开口劝阻。而三名神官依旧保持着沉默。

每走一会儿，几个人就要停下来祈祷一番，之后再继续往上走。重复十三次这样的举动后，他们来到了第三道大门前，红衣神官开口说道。

“此门乃是试验之门。它能将心存鄙念之徒拒之门外，将志存高远之人引向御座。”

眼神成熟的女孩立刻跪在门前，闭上眼睛专心祈祷，眼神幼稚的跟着照做。门上的印记散发出红色的光芒，缓缓打开。

“汝等，得到第三道门承认的人啊，快带着高尚之心到御座来。”

三名神官和两位少女穿过大门和蜿蜒的回廊，踏上最后一段阶梯。

台阶之上总共有十名神官，每一位都手持圣枪，看守着通往法尔希御座的大门。

“陪同的人只能到这里，你先走吧。”

“可是……”

“别担心。”

在三位神官的引导下，眼神成熟的少女迈步走上台阶。十三名神官随后将她团团围住，开始祈祷。

“被选中的人啊。”

“将要成为新一位路希的人啊。”

“摒弃邪念。”

“胸怀圣意。”

“战胜软弱。”

“拥抱坚强。”

“抛开卑鄙。”

“迎向高贵。”

“进入法尔希的御座之间吧。”

“被授予巨大的力量。”

“被授予伟大的使命。”

“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尔希的使者。”

“直面来自天空的威胁。”

前往御座的门开始缓缓打开。眼神成熟的少女从神官的包围中挤出，对着房间深处高喊。

“法尔希·阿尼玛！我有话想跟你说！你听得到吗？”

接着她推开连忙围上来的神官，继续喊道。

“你为什么会待在这种地方？只要法尔希愿意，不是随时都能把‘茧’碾成碎片吗？可你为什么不快点儿去把恶魔击败？与其费时费力地挑选路希，不如把附近的法尔希全都集合起来向‘茧’进攻！那样做明显要快得多吧！身为法尔希，居然连这种程度的智慧都没有吗！”

神官们高举起圣枪，准备把她控制住。

“无礼之人！这是对法尔希·阿尼玛的大不敬！拦住她！”

女孩推开神官，从其中一人手中抢过武器，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法尔希的御座。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优柔寡断，有多少人变成了尸骸！有多少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你的同伴也一样！只知道挖地道，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神官们拼命追上女孩。

“你这个野蛮人！我们不会让你接近御座的！”

女子一边用长枪打倒前赴后继的神官一边继续前进。

“我变成路希无所谓。消灭恶魔之类的任务，不管有多少都行。但我就是不甘心！你凭什么这么傲慢！”

红衣神官、黑衣神官、紫衣神官全都绕到法尔希身前，拼命阻止着少女。

“你一个小姑娘胆敢妄自揣测法尔希大人的圣意，简直是可笑之极！给我退下！”

“因为那个法尔希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混蛋我才这么说的！它到底把人的生命当成什么了！”

紫衣神官冷冷地回答道。

“人的生命？别忘了你只是一个孤儿而已！”

黑衣神官也开口嘲笑。

“村子里的那些人之所以收养孤儿就是为了把他们变成路希。除了这个，你们根本毫无用处。”

红衣神官不屑地附和道。

“连那些村民究竟在想什么都不知道，真是愚蠢啊。”

女子的双眸中燃起了熊熊的怒火。

“不许你……侮辱我的乡亲们！”

枪尖先是在红衣神官的胸口一剜，女子紧跟着又在愤怒的驱使下先后击倒黑衣神官和紫衣神官，把染血的矛头直指法尔希·阿尼玛。

“一切都是你这个混蛋造成的！那些变成尸骸的伙伴也好，面对‘茧’之法尔希的进攻无动于衷也好……我要把你彻底毁掉！”

女孩用力握紧武器向前一刺，而就在这时，法尔希的大手忽然变成了闪电。长枪应声飞了出去，女孩也当场倒地。

十名神官赶紧围上前来，一齐把枪尖对准了女孩。

“杀死这个野蛮人！”

“谋反者必须得死！”

少女一动也不动，眼看着十把长枪被神官们缓缓举过了头顶。

“请等一等！”

快步奔向倒地的女子，用身体将她死死护住的是那位眼神幼稚的少女。

“请你们手下留情！”

“对法尔希大人不敬，对神官兵刃相向，她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重罪！”

“那我也……我也甘愿受罚！”

倒地不起的女孩微微动了动双唇，从口中断断续续地传出了阻止的话语。可眼神幼稚的女孩并没有理会，反而大声喊道。

“我要和这个人一起成为路希！请把我们变成和‘茧’对抗的路希！”

十支长枪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运动，所有神官都低头看了看这两

个人，随后聚成一团开始交头接耳。

“不行，快让开。”

“不。反正下一次就该轮到我了，还是两个人在一起比较好。”

说完她抱着还无法行动的女孩，微笑起来。

“其实我从进入神殿的那一刻起一直是这么想的，想让法尔希大人把我们两个都变成路希……”

“可是……”

“我们虽然都是孤儿，但却是一起长大的家人。村子里的其他人也一样。所以我想要和她一起成为路希，一起保护大家。”

十名神官随即将两位少女围在中央，放声祈祷。为了让她们全都成为路希。

“要一直……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分开。”

这一天，有两位路希诞生了。

*

“要一直……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分开。”

明明都这样约好了……香草喃喃地说道。此时她正站在海边的人行道上，能远远望见神殿的轮廓。法尔希·阿尼玛就在那里面。

“对不起，我没能遵守约定。”

她向着此时不知道身在何处的芳诚恳致歉。说不定还待在神殿里。会不会刚一醒过来就被圣府的军队包围，进而没办法从里面

出来呢……

看到“在波达姆异迹发现下界法尔希”的新闻，已经是昨天的事了。当时她正在购物中心的休息室里。安装在墙壁上的显示屏里突然出现的，正是神殿的图像。除此之外，还有在神殿外不断环绕的军用飞艇和全副武装的士兵。

各处的屏幕和扩音器都在播放着同一条新闻。为了保护市民的安全，好像是要把整个波达姆封锁起来。不安的埋怨很快转变成了愤怒的咆哮，城里的居民当即和士兵争辩起来。

由于对这样的景象感到极度恐惧，香草像是逃跑一般转身离开了购物中心。她沿人行道返回能看到神殿的位置后，不由得惊呆了。

从刚才的影像上无从得知的是，通往神殿的所有道路全都被封锁了起来。数不清的军用车辆和士兵远远地把神殿围了个水泄不通，别说进入包围圈内部，连靠近都是不可能的。

不对，哪怕是站在这种刚好可以看见异迹的地方恐怕也不安全。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有几名士兵可能是看到了凝望异迹的香草，此时正朝她走过来。她赶紧转头朝右边跑去，竭尽全力回到购物中心里。

从那些人没有追来这一点看，他们可能并不是要逮捕香草，只是打算警告她不要靠近禁区吧。

面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才后悔没有携带武器也已经晚了。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一个人待在陌生的城市里……一定会不安得哭出来。

芳……你在哪儿?

在艾乌里德的能源工厂，芳为了让香草顺利逃脱甘当诱饵，独自面对不断涌来的士兵。正因为有她的帮助，香草才能平安逃出来。可自那之后，她再也没听到芳的消息。

真想见到她啊……

可现实中她只能怀揣这样的想法，漫无目的地不断往前走。等回过神的时候，她已经来到了波达姆车站附近。对啊，芳不一定会立刻返回波达姆，有可能一直躲在艾乌里德峡谷中的某处。

如果到艾乌里德去，一定能见到芳!

但朝车站的方向跑去之后，香草再次愕然了。这里也和刚才的人行道一样，已经禁止任何人通行。同时她也想起，自己刚刚才听到了"市区封锁"的新闻。

随后印入她眼帘的便是旅客对着看上去像军队负责人的士兵大声抗议的情景。

"我们不是波达姆的市民!"

"我必须在明天之前返回伊甸!还有一笔大买卖要谈啊!"

"我们是从帕尔姆珀尔姆来的!至少请让孩子先回去!"

每一个人都在拼命地高声喊着。香草不禁想到，自己在不久之前曾经目睹过十分类似的场面。那个时候或许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只要等等就能回家，所以情绪并不像现在这么激动。即便如此，不安的阴云还是笼罩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八天之前，当时也是这样，艾乌里德峡谷车站和飞空艇机场全都在第一时间被封锁了起来。全副武装的士兵从四处赶来，与平民

们争辩不休。

话虽如此，尽管有人不停抱怨着对工作的耽误、要是赶不上返程的飞空艇就有大麻烦之类的事情，但所有人最终全都服从了士兵的命令。因为他们被告知只要检查完身份证，就可以搭乘下一班前往波达姆的列车。而在这段时间里，观光客们都被集中工厂前广场上的帐篷里，等待安置。

毫无疑问，香草并不是"茧"的居民，所以没有身份证。正当她环视四周寻找脱身之法时，忽然看到了正在用一部机械装置查验卡片的士兵。看来所谓的身份证就是那张小卡片。

如果是那东西的话，香草之前在城里从两个年轻人身上"拿"走了一张。那张神奇的小卡片让她买到了食物和饮料，连到艾乌里德的车票也是用那个买来的。

香草拿出偷来的卡片盯着看了一会儿。其实她根本不知道这究竟能不能用。因为之前全都用的是芳手里的那一张，所以对自己手里的这个东西实在没什么自信。

要是不能用的话该怎么办？不对，还是被发现这张卡片是偷来的比较严重。

"快把卡片拿出来。"

猛地抬起头一看，手持细长机械的士兵已经站到了她的面前。香草随即带着怎么样都无所谓，甚至有些自暴自弃的想法把那东西交了出去。

一开始可能会被带到另外的房间仔细询问吧？或者是被当场逮捕？还是说会不由分说地被当场处决……光是想想就让人毛骨悚然，香草跟着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好了，快走吧。”

啊，果然。香草泄气地耷拉下肩膀，自觉地把两只手伸了出去。虽说老老实实地被带走多少有些不甘心，但士兵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很有可能会波及到周围的无辜人群……

“你磨蹭什么呢，真是的。”

听到对方没有接着说下去，香草便把头抬了起来。对面的士兵一脸不解地把卡片交还到她手上。

“那个……”

“检查过的到那边排队。”

“哎？”

正当她打算开口询问是怎么回事时，士兵已经把机械朝另一个人的卡片伸了过去。那张偷来的卡片似乎作为香草的身份证而得到了认可。

就这样，香草和其他被检查过的人一起，排队坐上军队准备的专用列车回到了波达姆。

之后她在车站稍稍待了一会儿，可并没有从下车的人群中找到芳的影子。

尽管借着夜色返回了神殿，也找到了一些食物，但还是没能安心睡下。仔细一想，这还是她第一次单独过夜。自从懂事起芳就一直陪在她身边，而村子里又没有其他小孩子。成为路希之后更是如此，一直都是两个人独自生活，可没有芳在身边的夜晚，这的的确确是第一次。

这让香草感到孤单、恐惧，进而难以忍受。于是从第二天开始，她便决定到外面去睡觉。波达姆市内到处都有街灯，每一个角

落都充满人类的气息。这里有长椅，有可以供她栖身的大树，根本不愁没有地方给她睡。再加上“茧”的气候比较暖和，就算露宿野外也不用担心会感冒。

而关于食物，她还是带着对人群的眷恋走进了购物中心的餐馆。不过，第一次使用那张卡片，果然还是需要勇气的。

尽管这东西已经在艾乌里德帮她度过了一次难关，可毕竟还不知道它能不能用来买东西。于是她紧紧攥着卡片，在店门口徘徊了好一阵。

最后之所以下定决心走进去，是因为她又一次看到了那只白色的小鸟。这只鸟在她和芳一起偷卡片时也曾出现过，给人一种十分异样的感觉。此刻它就落在对面的屋顶上直愣愣地盯着香草。

浑身一阵战栗之后，香草转头逃进店铺。刚一进门就感到心里安定了不少。于是香草学着周围的客人点菜、付款，简单得超乎她的想像。

像这样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后，她开始觉得“茧”是一个和平的乐园。由于日子过得安安稳稳，人们的性格也很温和，只要待在城里，就感觉不到任何的危险。

虽然见不到芳依旧让她感到心里有些没底，可身处敌国的紧张感却减弱了不少。即便如此，她依然无法忘记因为自己而卷入整件事的少女和小男孩的脸。罪恶感就像一根拔不出来的利刺一样，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口。

在那之后，香草在海边遇到了那位少女。说起来，好像就在这附近……

“你在那儿干什么？”

感觉到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自己的后背时，香草的意识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之中。是“茧”的士兵，PSICOM。城里的人提到这个名词时，脸上全都带着僵硬的表情。

直到前天晚上为止，没有人察觉到了有关这些人的任何动静，所以大家都是一脸安稳的表情。可自己……

“对不起！”

或许是听到了她像是带着哭腔的道歉声，士兵立刻把枪口放低，语气也软化了不少。

“车站已经开始办理乘车手续了，快去吧。”

香草头也不回地向前跑去，她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从昨天那条新闻开始播报的瞬间开始，乐园便永远地消失了。

发现下界的法尔希，封锁波达姆。哪怕只有这么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对人们来说也是最糟糕的新闻。这两件事足以引起巨大的骚乱。有谁能够预测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

新闻是下午开始播送的。既不能接近神殿，也找不到芳，香草一筹莫展地在购物中心里瞎转悠。尽管很害怕周围和之前判若两人，显得怒气冲冲的人群，但没有人的地方此时已经全都被PSICOM的士兵控制住了。

强制流放到下界。香草一开始并没能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许其他人也一样。当这样的通告第一次播放出来时，四周一片死寂。

人们在片刻之后才陷入空前的恐慌之中。惨叫和怒号在空气中

交错，人群开始毫无意义地乱窜。难道他们认为这样就能摆脱这蛮不讲理的命运了吗？

香草愕然地看着这一切。“茧”的居民憎恨下界，她本打算试着去理解这种强烈的感情，但最终发现这根本不可能。对下界的恐惧，能让所有人在一瞬间失去理智。

她不知道狂奔的人群以何处为目的地。有可能是车站，也有可能是自己的家。小规模的竞速开始在各个方向展开，被撞飞的女子发出凄厉的惨叫，倒地不起的孩子放声痛哭。

香草紧贴着一幢建筑物，一动也不动。就这样瞪大双眼，一刻不停地颤抖着。

他们都是在昨晚观看了焰火大会的人吧。不久之前还在开心地叫嚷、对话的人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幸福，向烟花祈祷时的面庞上满溢着希望。而那一刻距现在还不到一天。

恐惧、悲伤、哭号。香草忽然感到鼻子深处有些发酸，于是赶紧低下头来。就在这时，几句话像是穿透了喧嚣一般刺入她的耳中。

香草猛地抬起头，刚才听到的好像是“保持将下界的法尔希封印在异迹之中的状态，和流放的列车一起送到下界去”这几句话。接着她环视四周，想更加清楚地听听新闻在说些什么。

将法尔希·阿尼玛送到下界，送到古兰·下界去……

这是真的吗？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们的使命要怎么完成？不，就算法尔希·阿尼玛不在“茧”里了，使命也不会改变。因为要完成使命的是自己和芳，而不是法尔希。

想到这儿，她才意识到一件事。既然身在波达姆市，那么她自己也是被放逐的对象。整个城市已经被严密地封锁了起来，她没有

选择的余地。要是真回到了古兰·下界去，那她就再也无法完成使命了。

香草忽然感到两腿发软，当即坐在了地上，但却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她紧紧抱着双膝缩成一团，长时间一动也不动。

最终站起身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购物中心里一个人也没有。

她躲过巡逻的士兵，一个人朝海边走去。那里也是烟火大会的会场。理所当然地，周围空无一人，咖啡馆也关着门。同样是夜晚，仅仅只过了一天就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整个海滨安静得可怕，只能听见波涛的哗哗声。

尽管这里的大海和古兰·下界不同，几乎没有海潮的气味，但她还是很喜欢这样的景色。再见，香草低语一声之后转头离开。没走几步就来到了那块田地。

苏醒的第一天，她就是在这里偷了几颗蔬菜。躺下来之后，泥土和绿叶的气味立刻涌入鼻腔。一想到芳说不定也会到这儿来，泪水就忍不住滑出了眼眶。我知道，芳是不会来的。我再也……见不到芳了。

香草就这样痛哭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就这样静静入睡。

购物中心里的人还是很多。可跟昨天不一样的是，没有一个人在忙乱地奔跑，所有人都排着队，整整齐齐地朝同一个方向走去。

视野里的一张张脸庞写满阴郁，无力地耷拉着。之后就该到乘

坐流放列车的车站去了吧。

“茧”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下界即地狱”这件事深信不疑。看到昨天那种恐慌的状态，香草一下子明白了过来——对这些人来说，被送往下界是和死刑同等的刑罚。

可事实并非如此啊，她想。古兰·下界的气候确实有些变化无常，还有凶残的魔物。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人像在“茧”里一样，不带任何武器悠闲地转来转去。可自己和芳就是在古兰·下界出生、长大的。只要齐心协力，完全可以好好地生存下去。

此外，古兰·下界还有着广阔的大地、无尽的天空、炫目的阳光以及生命力极强的草木，她想把这一切都介绍给“茧”里的人。当然，她知道这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话又说回来，周围还真是安静啊。明明有这么多的人同时在行走，实在是安静得过头了。第一次到这儿的时候，整个城市就像在举办祭典一样热闹非凡；而且昨天还发生了那么大的骚乱。

一昼夜之后，头脑便清醒下来了吗？还是说已经彻底放弃了？如今没有一个人的脸上依旧带着愠色。

“对不起……”

香草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低声道歉了。这些人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其原因就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和芳苏醒了过来。

还有被法尔希·阿尼玛变成路希的少女，被“茧”的法尔希变成路希的小男孩，她连究竟该如何补偿这两人都不知道。

既没有办法将两人恢复原状，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至少可以不去伤害他们俩所爱的人，不去伤害他们深

爱的这个世界。

不知不觉间，周围的人比刚才多了不少。虽然从极静的环境无法判断出这一点，但抬头一看，和焰火大会时不相上下的人群还是将通往车站的道路严严实实地堵了起来。

终于看到车站了。士兵们正在不远处大喊“还没有托运行李的人到这边来”。由于托运从昨天就开始办理了，因此离开队列的人相对比较少。

进入站前广场后，一名手持扩音器的士兵便向市民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着说明。他的服装和其他人不尽相同，看上去军衔似乎比较高。

“各位被流放的对象。请按照指示，不要打乱队列。行李会在抵达下界之后返还给你们”

不过，他手里的枪让香草多少感到有些不满。指示说明情况而已，用得着带枪吗？这里明明都是些性格温和，不喜欢跟人争论的普通市民而已。

其他的士兵也都持有武器。嘴里说是“移居”，可现在看来简直就像“押送”一样。即便如此，可能“茧”的居民天生比较顺从，没有一个人开口抱怨什么，就这样默默地排着队。

不，不对。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高喊。

“慢着！不许离开队列！给我站住！”

也许是有人想要逃跑吧，整个人群随即也有些动摇。可能都在期待某个人能够拼命逃出去，那样的话说不定事情还会有转机。然而……

枪响了。从人群中爆发出的惨叫清楚地告知所有人，这既不是

放空枪，也不是单纯的警告。整个队列随即发生了剧烈的动摇，就像是映照着人心的急剧变化一般。

转瞬之间，士兵们的枪口便瞄准了列队的市民。喧嚣转瞬即逝，空气又变得压抑而沉静。

“请不要离开队伍，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显然，如今没有人会接受如此苍白的借口。因为不想在这里被当场射杀，仅仅只是因为这个，人们才会选择沉默。即便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前往地狱”的列车。

人潮再次缓慢地流动起来。就在这时，香草忽然看到了一位正在和士兵说话的女子。她之所以吸引了香草的视线，是因为这名女子的侧脸和那位名叫塞拉的少女十分相似。那位成为下界的路希之后，仍然选择了直面命运挑战的少女。

女子接下来把武器交给士兵，主动站到了队伍里。这一定是错觉，香草对自己说。是罪恶感让自己一看到相同发色的女子就立刻觉得她和塞拉的容貌很相似……

排在那名女子后面的是一位中年大叔。正当她感觉大叔的爆炸头简直和鸟窝没什么两样时，没想到真有一只小鸟从里面钻出了一个脑袋。

“哎？”

是陆行鸟的雏鸟。

“那个大叔在脑袋上养陆行鸟？”

因为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让香草不自觉地笑出了声。这时忽然有人从背后用力撞了她一下。啊，不对，也许在旁人看来是她撞了别人也说不定。总之她慌慌张张地想要保持平衡时，已经来

不及了。

“啊啊啊啊……”

香草就这样十分夸张地摔倒在了地上，而且是脑袋先着地。虽说万幸脸没有受伤，但就摔倒的方式来说，或许没有比这个更丢人的了。

“小姑娘，没事吧？”

一个担忧的声音询问道。香草睁开眼，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站起身。

“没受伤吧？”

一位看上去十分温柔体贴的女子正看着她。嗯，肯定地回答之后，对方微微一笑。

“那就好。”

就像妈妈一样，香草无声地嘟囔道。不，说不定她实际上就是谁的母亲。身旁正站着一位像是她儿子的少年。

“你是本地人吗？”

“不是。”

“哦，你也一样啊。我们都是帕尔姆珀尔姆人。”

好像在哪儿听过的地名。

“你是从哪儿来的呢？”

“那个……很远的地方。”

“很远？”

默默地点了点头之后，对方并没有继续追问。也许是想到对方有什么难处，又或者是根本没打算问得太仔细。她的孩子倒是明显有些不安，根本没敢好好看香草一眼。

究竟是排到他们母子后面，还是到和塞拉有些相似的女子后面去？香草对此有些犹豫，不过最后还是站到了声音温柔、而且主动帮助过自己的中年女性身后。如果要像犯人一样坐上那辆列车的话，能和这对母子在一起也不错。

负责说明的士兵表示被流放对象最早今天，最晚明天就会到达下界。如果能回到古兰·下界，香草希望自己能多多少少给他们一些帮助。

芳，对不起，我要和法尔希一起回古兰·下界去了。没能遵守约定是我不好。把你一个人留在“茧”里，实在抱歉……

一旦离开这里，就没办法完成身为路希的使命了。香草直到昨天才想明白这件事，在听到法尔希·阿尼玛即将被送往下界的瞬间。不过在认识到自己也并非一无是处时，那种强烈的安心感几乎让她感到双腿无力。

“如果现实太过残酷，那就逃走吧。”

四天以前，在海边遇到塞拉时，她微笑着这样对香草说。正是因为有这句话的帮助，正是因为这句话在背后推动着自己，她现在才会身处此地。

只要就这样乘上列车，只要放弃使命，就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虽然有可能会变成尸骸这一点让她感到非常恐惧，但时间还有的是。

“站远一些再回头看，说不定就能格外轻松地跨越障碍。”

正如塞拉所说，站远一些再回过头去看，就会发现有另外的道路。说不定真能战胜眼前的困难。只要试着逃开这一切，也许就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虽然把芳一个人留下这件事多少让香草有些不安，但她同时也相信，一定没问题的。她已经把印记用火烧焦，应该不会变成尸骸了吧。而且芳是个独自一人也能生活下去的强者。不过，她一定会气得七窍生烟的。对不起，香草再一次低声念道。

她将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和小指合到一起衷心祈祷，为了再也无法见面的挚友，为了无法遵守的约定。

士兵们开始引导人们进入列车。在回想起最晚明天就能达到目的地的说明时，香草忽然感到腿有些软。和芳一起成为路希的往日情景明明那么鲜明，可即将到来的明天却一点儿真实感也没有。这究竟是为什么？

于是香草开始不断劝说自己，不应该感到不安，只不过是返回古兰·下界而已。风的气息，在草原上摇摆的野花。还有自己最爱的，在蓝天下尽情地奔跑。一到夜晚，抬起头就能看到满天的繁星。最重要的是，还有人在故乡等待着她的归来。大家都是一家人，一定会热情地来迎接自己。

明天，就能回到思念的家乡了……怀揣这样的心绪，香草跟随队列慢慢往前走着。

全文完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ISBN 7-88618-239-6

9 787886 182396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最终幻想光盘定价：9.80元

感谢名单

扫描：睡神 丌dhx

特别鸣谢

敖厂长

佛爷

陆尼卡

刘屿

青蛙河边跳

姚晓岚

曹越

黄河

黄健

海星

骑士

柴可

方形仙人球

于善洋

本·拉风

Katana





特别感谢

敖厂长
佛爷
柴可
青蛙河边跳
dhx
陆尼卡
刘屿
姚晓岚
曹越
黄河
黄健
海星
骑士
本·拉风
Katana
于善洋
方形仙人球